

新輯文廣平蠻公傳卷一

第一回 詐進貢南閩探宋邦 識奸謀包公讀貢表

詩曰 南閩膺大信非虛 進貢因何下戰書 謂計怎瞞包閭老 與師問罪痛加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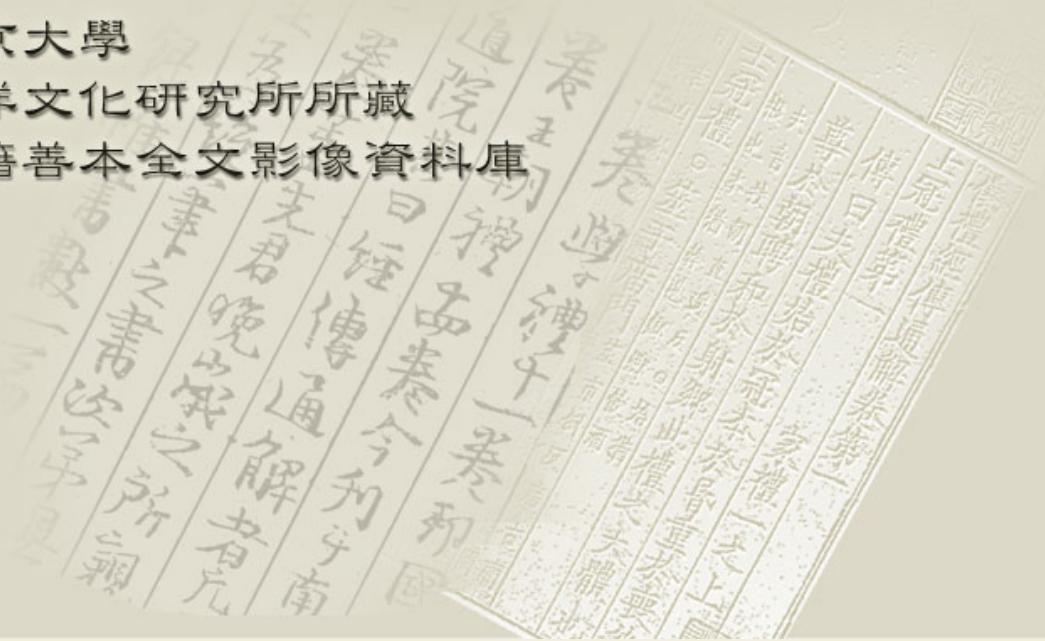
自古天下之生，一治一亂，是故合久必分，分環往復，理所然也。溯自有唐鼎革，五代紛爭，嘆國祚之不長，置生民於塗炭。茫茫劫運，宇內誰安？炎宋之興，以火德王，趙太祖削平六合，手定中原，現紅日於天中，射陰霾而盡歟，乃鑒於孤兒寡婦之失，遂致遺有兄終弟及之言，太統永垂資臣輔佐，固已四夷効順，遠近歸心矣。洎乎一十八傳，運分南北朝多失政，寇迭侵凌，廟柄竊弄於奸權，烟塵頻起於沙漠，殆哉岌岌，社稷危矣。一，然而宋德雖衰，天猶祚趙，龍圖閣任，豈朝右之無人，無侯府存，幸將門之有種，忠臣鐵面，力挽狂瀾，大帥丹心，獨擎天柱，任爾飛鵝高翥，穿雲箭百發無差，請看貔虎威長驅，斬妖刀一揮而滅，此皆由宋朝養士之報，何懼乎閩兵傾國而來也哉？我且不表。

話說宋朝嘉祐年間，南閩王藍鳳高，在越都恃雄稱霸，鄰越都係古時閩越之地，東屬大海。

東京大學

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

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



書名 新輯文廣平蠻全傳四卷
撰者 清 闕名 撰，衛聚賢 輯
卷 冊一
內容分類 集-小說-章回小說-講史
索書號 雙紅堂-小說-12
編號 D8643200

[彩色首頁1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43200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12](#)

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[新輯文廣平蠻全傳四卷](#)

版權所有: [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](#)

[使用上的注意事項](#)

楊門奮勇，世稱千載之英雄。

行程數日，已望汴京不遠。宋之君臣，預聞捷音，帝先着郡王一派文臣，出郭迎接。宗保望柴王來到，下馬問候。柴王近前攜手上馬，並轡入城。翌日乃朝見真宗。真宗面慰之曰：卿爲朕遠涉風塵，成功不易。宗保頓首奏曰：臣賴陛下洪福，平定西番，以收圖興以獻；屬州十四，戶口一萬八千，租賦四百石。珍珠異物三十餘車。帝顏大悅！以所獻俘，俱發無侵府歲置，因謂侍臣曰：楊門女將，俱有功於朝廷。朕當論功陞賞，以旌其忠。柴王曰：此國家之盛典，理合頒行。帝遂下敕，加封楊宗保上柱國大將軍；呼延顯等俱封典鎗節度使；周夫人封忠國副將軍；八娘九妹等俱封翊運副將軍。仍令在公主內廷，設大宴，犒賞征西軍士。詔旨既下，楊宗保等再拜受命。是日依班列坐。君臣盡歡而散。次日宗保謝恩，回無侵府。與周夫人等參見令婆。令婆不勝歡喜！遂以百花公主配與楊文廣爲室。時文廣一十五歲也。吩咐設慶賀筵席，與衆媳婦言由。衆婦依次坐飲，至夜分乃散。惟有令婆恩典，直待文廣征服南方，而後受封。蓋曰是四方安靖，海不揚波，宋室太平可望矣！

新編文廣平蠻全傳卷一

第一回 許進貢南閩探宋邦 識奸謀包公讀貢表

詩曰：南閩勝大信非虛。進貢因何下戰書？詭計怎瞞包闔老。與師問罪痛加誅。
自古天下之生，一治一亂，是故合久必分，循環往復，理所然也。溯自有唐鼎革，五代紛爭，嘆國祚之不長，置生民於塗炭，茫茫劫難，宇內誰安。炎宋之興，以火德王，趙普太祖削平六合，手定中原，現紅日於天中，射陰霾而盡滅，乃鑒於孤兒寡婦之失，遂致清平，有兄終弟及之言，大統永垂資臣輔佐。固已四夷効順，遠近歸心矣。洎乎《十八傳》運，分南北朝多失政，寇盜侵凌，嗣柄竊弄於奸權，烟塵頻起於沙漠，殆哉岌岌，社稷危矣。限臣，然而宋德雖衰，天猶祚趙，龍圖閣任，豈朝右之無人？無侵府存，幸將門之有種，忠臣長驅，斬妖刃一揮而滅，此皆由宋朝養士之報，何懼乎閩兵讐國而來也哉？我且不表。

話說宋朝嘉祐年間，南閩王藍鳳高，在越都恃雄稱霸，鄰越都係古時閩越之地，東屬大海。

楊文廣平蠻

八
卦

山打獵消遣，至中午方欲歸府。才進教場見十分鬧動，亦是懷玉命當有救，潞花王即時催馬來至教場觀看，見一隊刀斧手押下一員少將，年紀約十五六歲，生得面白朱唇，豹形虎體，恍若將帥之才。潞花王近前喝曰：刀下留人！衆人見是潞花王，近前口稱千歲，未知何事；潞花王曰：你們斬此小將，乃是何人，犯了何罪。軍士曰：此乃無佞府楊文廣將軍之第三子，名曰懷玉，因今早強進中軍帳，欲投爲先鋒，元帥大怒，責其闖進中軍，犯了軍令，故將他斬首示衆。潞花王曰：軍士們將楊懷玉帶去南清宮審問原由，方可施行。軍士說聲領命，將懷玉帶在潞花王馬後，望南清宮而來。至南清宮下馬，潞花王入宮吩咐，將懷玉押進，懷玉至此心中才安。跪下曰：千歲救命！潞花王曰：前聞你父化鶴飛去，情理如何，可一一奏明。懷玉曰：家父因奸臣當權，隱避在府。潞花王聞奏大怒曰：此奸賊欲害忠良，今必捏害文廣。吾當進朝啓奏，保舉你父爲帥，方可平服南閩，張茂又何能哉！潞花王吩咐放懷玉，即欲進朝，奈天色已晚，明早進朝朝賀畢。仁宗聞言曰：御弟乘早進朝，有何事故。潞花王奏曰：臣昨日出城打獵，從教場經過，見有一將官押在教場，將欲斬首，臣查問之，乃是無佞府楊文廣之子，名喚懷玉，昔日文廣化鶴逃歸，隱藏在家，雖有抗君之罪，當時亦被奸臣所害，故此逃避，今聞聖上興兵南征，則令其子充爲先鋒，爲國效力，可見其忠不泯，儘可將功贖罪，念楊家累代忠良，陛下可降旨一道，着楊文廣爲帥，排印南征，方無失誤。昔時先帝亦曾以重托任之，令南閩乃強悍之地，故敢來。

廣禮賢下士，吾已歸降大宋。你們愿從者相隨，不願從者聽其自便。衆將曰：願聽將軍之令。魏化大喜！令軍士換了大宋旗號，至次早開城迎接楊元帥。元帥入城查明倉庫錢糧，出榜安民，犒賞三軍。記降將魏化頭功，在吳州駐馬三日，令魏化家眷居住吳州勿移，又令陳伯凌鎮守吳州城池，未至越州，元帥傳令離城五里下寨三軍傳令。三擊炮響安下營寨。此城在汀州府上杭縣永定地界，古跡猶存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獻計策魏化入越州 願歸降高明遵母命

話說越州探馬連忙進城內，上帳稟曰：啓元帥，大宋天子差楊文廣爲帥領兵十萬來至吳州魏化獻關投降，今大兵已至楊州城外，安下營寨，請令定奪。高明曰：魏化不仁、貪生怕死，未逢大敵，先已投降，真怕死匹夫也；傳令番兵謹守城門，待吾明日與宋兵戰過勝負，番軍領命，準備明日交戰不提。且說文廣至次早，吩咐衆軍飽餐早飯畢，傳令排隊出營。三聲砲響，領兵來至楊州城下討戰。只見響砲一聲，城門大開，沖出十隊番兵，排成陣勢，旗下一員番將；頭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面如重棗，口下微鬚，手執與丁橐楊槊，騎下青驥馬。元帥看見嘆曰：不意閩方有此大將，方敢下戰書於我國，上前便問番將何人？高明答曰：吾乃閩王部下，越州城主將高明是也。來者莫非楊文廣乎？楊元帥曰：正是本帥，高明曰：你主是何道理，侵我疆土，你若知死，即速退兵，免作刀下之鬼，不然殺你片甲無

存。宋陣上岳雲大怒！拍馬向前喝曰：元帥休得與他門口，待末將擒此匹夫。高明抬頭一看，見宋陣上沖出一員大將，頭包綠戰巾金額眉，身穿金銅甲，騎上青驥馬，手執青龍刀。高明喝曰：來將何名？岳雲答曰：乃平南大元帥楊正印先鋒官岳雲是也。高明舉槊便刺，岳雲挺刀相迎，戰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，楊元帥鳴金收軍，二將俱各回營。楊元帥回到中軍帳坐下，岳雲批帳稟曰：末將方欲擒了高明，元帥何故收兵。元帥曰：吾觀此將與帥問魏化曰：將軍你必知高明之着落。魏化曰：高明乃是越州城六十里外高陽岡人氏，事母至孝，文武全才，高明在越州爲官，其家屬本不在城內，今日我軍初到，諒高明家眷未將到高陽岡，誘高之母前來。何怕高不降？元帥曰：此計甚妙，將軍速行此事。魏化領令，近前下拜。口稱伯母在上，小侄魏化拜見。高太太曰：久不與賢婿相見，索時掛念在懷，今日到莊有何見諭。魏化稟曰：現在大宋起兵征伐吾國，宋兵將近越州，高賢弟守城，不敢遠離，故特托小侄前來搬取老伯母及家眷。進越州城內安置，方保無慮。高太太十分歡喜曰：有勞賢侄了。隨吩咐收拾家中細軟，同媳婦李氏，孫兒高容帶同家丁女婢，共二十

守臣節，意存反叛，故吾提兵前來問罪，今南閩之地已歸了我宋朝了，你還不知悔悟。藍飛大怒，提刀便砍，岳雲提青龍刀接住，戰了二十合，藍飛果然十分利害。孟定國見岳雲抵敵不住，拍馬出戰，薛天雄舉斧擋住，焦廷貴提雙斧出敵，姜達提槍接住，兩下鼓聲大振，喊殺連天，一場交戰，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。岳雲與藍飛大戰六十合，岳雲抵敵不住，馬回敗走，藍飛隨後趕來。宋陣上楊懷玉挺戟接住，交戰二十合，楊懷玉自料不能取勝，回轉本營，藍飛隨後趕來。懷玉將戟按在馬鞍上，取出寶彿弓，扣上狼牙箭，轉身望藍飛咽喉射來。藍飛聽得弓弦聲響，箭已近了，用大刀將箭撥地下，懷玉見箭不中，再抽出狼牙箭扣上弓弦，望藍飛面門射來。藍飛用手接住，懷恩欲躲不及，臂上着了一刀，連肩帶甲削去一片，負痛敗走回陣，藍飛隨後趕來。文廣舞槍縱馬上前喝曰：休傷吾兒，挺槍直刺，藍飛提刀相迎，戰上百合不分勝負，焦廷貴與姜達交戰三十合，焦廷貴一斧將姜達劈頭砍下，墜馬而死，孟定國敗走回營，楊元帥見日已晚，兩下各自收兵，楊元帥回營查點兵馬，損失數百人，楊元帥閉坐營中，令人取出金槍藥與懷恩敷之，元帥問衆將曰：閩王之子藍飛十分勇猛，吾不能取勝，將如之何。王定六言曰：番將性甚驕敖，今日得勝，夜間必無提防，今夜往劫番營，必能成功。元帥曰：此計甚當。立即傳令高明魏化領兵一千，人唧枚，馬摘鈴，三更時分往劫番營不題。再說二太子得勝回營，薛天雄進

賀捷。薛天雄曰：太子英勇，天下莫及，今日一戰，眼見宋軍肝胆皆寒，是諸主公之洪福也。吩咐備酒與太子賀功，飲至二更，各人大醉回營安寢，至三更時分，見號炮驚響，宋軍拔開鹿角，從番營殺入，火把點得光明如晝，宋兵從中軍直殺而進，太子藍飛在夢中驚醒，連忙上馬出營，天雄亦提斧上馬保隨太子，余忠提鞭上馬出帳，正與高明相遇，高明提槊便打，余忠舉鞭相迎，戰上十餘合，余忠被高明一槊打死馬下。魏化與藍飛大戰三十合，魏化敗走，高明與薛天雄交戰四十合，高明亦敗走。高魏二將回營稟知曰：藍飛有一太子名叫藍飛，十分猛勇，被他連敗數陣，今夜劫營，又被他殺敗，故此憂愁。木桂英曰：待明日你母同姑娘出陣，必獲全勝。楊元帥大喜，再說藍飛見宋兵已退，計數番兵失了千餘人。藍飛喝曰：女將何人？宋兵報知，元帥令懷恩到後帳，請出木桂英，木桂英是也，將刀對殺，木桂英自料不能取勝，撥馬便走，藍飛隨後趕來，桂英在懷內取出一枝柳葉飛刀，祭起空中，只見紅光罩下，藍飛不及提防，手臂中了一刀，負痛撥馬提刀相迎，戰了二十合，木桂英自料不能取勝，撥馬便走，藍飛隨後趕來，桂英用一手一招，收回飛刀，馬敗回本陣。楊元帥令旗一招，宋兵齊進，殺死番兵不計其數。桂英用一手一招，收回飛刀，

見一陣陰風一卷，無數鬼兵，青面散髮，各執大刀闊斧掩殺而來，宋兵大敗，自相踐踏，死不無數。張趙胡取出牛角一吹，只見半空中天神降下，青面金剛大漢手執降魔杵，把鬼兵亂打，打得鬼兵現出原形，乃是黑白紙剪成的。張趙胡念動真言咒語，將寶劍祭在空中走，毫光閃閃殺下；宮主看見，連忙下馬借土遁而走。那馬被劍砍爲兩斷。26 張趙胡見宮主逃走，用李一招，收回寶劍。楊文廣令旗一展，宋兵趕殺過去，番兵大敗逃走，藍飛同薛天雄敗回營中，宮主亦到。藍飛曰：宋兵難敵，寶貝又失，似此如之奈何。宮主曰：王兄不須憂慮，待小妹去飛鵝洞裏求金精娘娘，借得寶貝，以退宋兵。王兄緊守營門，勿與他交戰。吾此去不消一日，便得回營。藍飛大喜！宮主相辭，出了營門架起土遁，望飛鵝洞而來。再說文廣得勝回營，陞坐中軍帳，對張趙胡曰：今日交戰，先生大展神通，方能得勝，今番女敗回，必然別有一端交戰，須想一計，才能擒服此番女。謀士李伯苗曰：此番女一敗，銳氣已衰，可於今夜三更時分，番軍必無提備，一陣可獲全勝。參軍王定六曰：張趙胡曰：無妨！連忙在葫蘆內倒出兩粒仙丹，令軍士用口咬破，敷在岳雲孟定國受傷之處，立刻全愈，上帳拜謝軍師，元帥大喜！傳令馬殷爲頭隊，余德爲二隊，懷玉懷恩爲三隊，各領兵一千，待三更時分往劫番營，四將應聲得令。是夜二太子藍飛悶坐中軍帳，自思宋兵此等英勇，兼有高人道士在內，想來南閩不保；時已三更，方欲入帳安寢，忽聽營外喊聲大振，火光齊明，宋軍拔開鹿角，望中軍殺入，番兵果然無備，被宋兵殺得如斬瓜切菜一般，二太子着驚！且喜尚未脫甲，連忙舉刀上馬出營，遇着頭隊馬殷已到，提金鑪便打，二隊余德亦到，舉刀助戰，兩下夾攻，薛天雄聽見宋兵劫營，一時着驚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提斧向前抵敵，懷玉懷恩已到，截住接戰，懷玉懷恩兩枝方天戟，如兩尾蛟龍一般，薛天雄見營寨已破，無心戀戰，撥馬便走，不意馬失前蹄，把薛天雄跌翻在地，懷玉趕到，一戟刺中前心，薛天雄死在馬下；二太子無心戀戰，殺開一條路，望福梁城而走，至城下叫開城門，番兵觀看正是太子，連忙開城放入，這一陣殺得番兵十去八九，兵出戰，與宋兵交戰不意大敗，妹妹寶貝俱失，現往飛鵝洞借寶未回，今夜宋兵又來劫寨餘者投降，只剩得三百餘名番兵，跟隨太子入城。藍飛入後宮來見父王跪下奏曰：臣兒提守東門，梁玉守北門，宣天祥守西門，黑歧龍守南門，連夜點兵一萬，守住宮闈，時至五更，只聽見城外炮響連天，楊文廣領大兵近城安了營。且說宮主架土遁，來至飛鵝洞口，收住遁光，連忙入洞至寶座前跪下。口稱師父在上，弟子稽首。金精娘娘見是抱月宮主連忙問曰：徒弟到此何事。宮主曰：可恨宋朝起兵征伐我國，被他攻打十分利害，大將番兵被他殺得無存，今大兵已到福梁城，徒弟出城與宋兵交戰，神鎧已失，法術被他所破，殺得弟子大敗。今徒弟到洞欲求借師父寶貝，以退宋兵。金精娘娘曰：我此數日觀福梁城紅光

沖出，已知宋兵到了福梁城，日前多蒙你父王四時有進糧草，與我洞中應用，況你又是我之門下，自然相助於你，令侍女進丹房，取出一面迷魂旗來，侍女領命取出，交與抱月宮主。金精娘娘曰：此旗乃是我洞中煉成的，旗上有四十九張符印，上陣交戰之時，此旗向敵人面上連搖三下，則敵人三魂就散，昏迷墜馬，被吾所擒，待至一時三刻，然後回魂，你帶此旗下山，若得勝萬事全休，若不得勝，待你師父下山來擒宋將便了。抱月宮主執旗拜謝師父出洞，駕起士遁欲回本營，至福梁城外，見宋兵已在城外安營，方知本營已破，連忙駕遁光入城至銀鑾殿，見父王在殿議事，卽收了遁光，至殿中三呼畢。閩王一見大喜曰：女兒仙山借寶貝，未知可有否。宮主曰：蒙師父賜下寶貝，明日出城與宋兵見過雌雄。閩王令宮主拜見娘娘。再聽楊元帥陞坐中軍帳問衆將曰：今日是何將軍出陣討戰；孟定國上帳曰：末將前去討戰，建立頭功。楊元帥曰：將軍你雖勇猛，但番將雖敗，詭計多端，兼有邪術，宜一位將軍相助，方可全勝。趙寧上帳曰：待末將前去代孟將軍掠陣。元帥曰：趙將軍你去甚妙，二將應聲得令，提兵出陣到城下討戰。只見三聲炮響，城門外大開，吊橋放下，沖出一隊番兵，爲首一員女將，孟定國認得是抱月宮主，即提刀便砍，宮主提鎗架開戰上十餘合，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迷魂幡迭擒宋將 紺妖索縛斬番奴

詩曰：妖旗一見便魂迷，宋將遭擒未放歸。幸得宣娘仙索妙，番奴誅却解重圍。
却說宮主與孟定國戰十餘合，左手執鎗，右手取迷魂幡對孟定國連搖三下，只見定國一時昏迷墜馬，番兵向前縛了。趙寧看見沖出，欲救定國已救不及了，宮主舞鎗直取，趙寧戰上十餘合，又將迷魂幡搖動，趙寧一時昏迷，跌落下馬，番軍向前縛了，宮主大獲全勝。入城至銀鑾殿奏曰：父王在上，女兒出陣生擒兩員宋將；閩王大喜！令將宋將一員禁落天牢待殺退宋兵，然後定奪。日說宋兵敗回入帳跪下稟曰：趙孟二將軍被擒。楊元帥大驚曰：是何番將這等英雄，一時間連擒吾兩員大將。有宋軍稟道：番城內出陳乃是抱月宮主，交戰之時，手執一面黃旗，連搖三下，趙孟二將軍卽昏迷墜馬，被他所擒。至次日福梁城大開，抱月宮主同二太子藍飛出城，至宋營討戰，宋兵報知，楊元帥聞報大怒！帶領衆將一齊出陣，只見旌旗五色，劍戟齊明，擺開隊伍，元帥勒馬進前，看是抱月宮主。元帥喝曰：你這賤婢，昨日用妖術連擒吾二將，今日本帥擎你碎尸萬斷，方消吾恨，言未畢。只見宋陣中高明舉金丁聚陽槊便打，宮主舞起金鎗接戰，戰十餘合，宮主把迷魂幡一搖，高一明時昏迷墜落馬下，將欲刺下，只見呼延顯推開坐騎。大聲喝曰：賤婢勿傷吾將，照面舉金德昏迷墜落馬下，將欲刺下，只見呼延顯推開坐騎。大聲喝曰：賤婢勿傷吾將，照面舉鎗便刺，宮主又將鎗架開，把戰馬一拍，跳離數步將幡連搖數下，呼延顯昏迷墜馬，番

兵織回陣中收禁。宋兵搶前，只救得高明余德回營，宋陣中衆將見迷魂幡利害，面面相觀，不敢出戰。抱月宮主見宋將不出戰，挺鎗望文廣刺來，張趙胡將金龜一拍，飛出陣擋住。宮主又與張趙胡戰上十餘合，又舉旗向張趙胡面前一搖，見張趙胡全然不動，原來此旗能迷父母所結精血魂魄，張趙胡乃是瓜裏出世，那有精血，因此旗不能迷他，張趙胡見宮主搖他不動，取出葫蘆念動咒語，葫蘆內烈火齊起，把宮主亂燒，番兵大敗，死者無數，似此如何抵敵，正在憂慮之間，忽見木桂英出帳。楊元帥見高明余德回見，元帥說道：抱月宮主有迷魂幡十分利害，不須憂慮，待你母與姑娘明日出陣擒之，元帥大喜，令三軍準備明日交戰，計擒番女。一夜安歇無辭，至次早三聲炮響，木桂英宣娘上馬出陣，只見番營中二太子藍飛，帶了二隊番兵，開城冲出罵戰，宋陣上魏化一馬當先，大叫番奴看刀！舉刀向藍飛便砍，藍飛提刀敵住，戰上三十合，魏化抵敵不住，高明向前助戰，藍飛方敵二將，全無懼色，余德馬殷一齊出陣圍住，藍飛，一場大戰，殺得塵埃滾滾，喊聲振地，鼓聲如雷，二太子被圍在內，左衝右突，上顧其身，下顧其馬，無妨干碍。宮主看見，連忙提刀相助，宋陣中見宮主抱月宮主頭上罩下，宮主與木桂英正在亂戰之際，不及提防，被綑妖索落下，宣娘念動咒語，用手指定綑妖索，將宮主縛住，木桂英手起一刀，將宮主斬死，宣娘用手一招，收回綑妖索，二太子藍飛被衆人圍住，正在亂戰之際，聽見有人墜馬舉頭一看，正見宮主陣亡，即轉大驚，撥開一條血路，冲出，被岳先鋒擋住去路，舞刀便砍道：番奴走那里去，藍飛

此時人困馬乏，手慢一步，被岳雲一刀殺死馬下。番兵大敗，死者不計其數，僅有幾百名番兵逃走入城報知，丞相蕭炳正在東城督兵守護城池，聞報二太子並宮主陣亡，驚非小；連忙進銀鑾殿跪下奏道：臣奉旨守護東城，聞報二太子並宮主俱各陣亡，剩敗兵一百餘名進來，餘皆俱各損失。閩王聞奏大叫一聲！暈倒在龍床，御醫連忙救醒。閩王曰：不想太子宮主盡被殺害，眼見國家將危矣，衆卿有何計。蕭炳奏曰：臣有兒子名叫蕭輪，年紀雖輕，武藝過人，現今國家在危急之際，可差臣子出城抵敵，又堅守城池，城中糧草尚有年之資，宋兵持久必然退回。大太子藍升奏曰：待臣兒與蕭輪共退宋兵。閩王降旨宣蕭輪見駕，同太子出城共退宋兵，蕭輪謝恩；即領兵一萬，同大太子出城，靠城扎下營寨。再說楊元帥得勝收兵回營，至中軍帳坐下，對軍士張趙胡曰：番兵此等大敗，諒城中亦無甚勇將，元帥陞坐中軍帳，宋兵跪下稟曰：福梁城中又有番兵出城排開陣勢討戰，請令定奪。元帥曰：是何將官出陣，建立功勞，偏將王文龍請令出戰，三聲炮響，開了營門，冲出陣前大聲喝道：殺不盡番狗，不知死活，尙敢營前討戰。蕭輪提一雙八角銀鎚，縱馬向前抵敵，戰上二十餘合，王文龍抵敵不住，撥馬退回本陣，番兵乘勢掩殺，宋兵大敗，王文龍入帳請罪。元帥曰：福梁城是何將官這等英勇。王文龍跪下稟曰：番陣上一員小將，手執八角銀

鎗，十分英勇，故未將抵敵不住。焦廷貴曰：此等小匹夫便敢如此猖獗，待末將出陣，拿此小嬰兒有何難哉！遂提雙斧上帳請令。元帥曰：須要小心。焦廷貴應聲得令，上馬出營，只見一位小番將，在陣前耀武揚威，焦廷貴大怒！提雙斧上前喝曰：小匹夫莫走，我焦輪來取你首級，舉斧便砍，蕭輪舉鎗架住，方戰十合，蕭輪起左手銀鎗一起，對焦廷貴打下，焦廷貴忙將雙斧往上一架，架不住，被鎗尾擦住手臂，墜落馬下，翻身扒起，走回本陣。蕭輪大笑曰：你這無用之輩，亦稱「員將官」，可羞之甚。吾今也不追趕，縱一鎗把你打死，亦壞了我的鎗。焦廷貴敗走入中軍帳下請罪。稟曰：番將果然驕勇，末將戰敗而回，元帥尙未回言，只見帳下惱動一員將官，乃懷玉也。上帳稟曰：待孩兒上陣擒此番奴。元帥大喜曰：吾兒須當小心。懷玉應聲得令，領兵出營擺開陣勢，兩陣對圓，懷玉抬頭一看，見番陣這員將官，頭戴紫金冠，身穿白綾甲，騎下白龍馬，手執一枝八角銀鎗，懷玉將馬勒住向前喝曰：番將何人？答曰：吾乃南閩王左丞相之子蕭輪是也。你乃何人？懷玉曰：吾乃平閩元帥之子楊懷玉是也。言畢提戟便刺，蕭輪用鎗架住，回手一鎗朝懷玉打下，懷玉用戟架開，兩下大戰，懷玉一枝戟如峻取水一般，點點滴漓，並無差錯，蕭輪兩枝鎗如兩隻獅子搖頭之狀，步步有法，並無遺失，鎗戟交加，各展英雄，戰上二百合，不分勝負，日已將晚，二人對戰不息，大太子傳令鳴金收軍，蕭輪回至中軍帳曰：末將方欲擒此宋將，太子何故鳴金。藍升曰：我觀小將軍與宋將交戰將近一日，力已困乏，故此收軍，特明而行，未知如何擒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番邦將被執詐降 楊元帥乘機生計

詩曰：番將蕭輪勇莫當，軍前破執詐投降。欲將詭計擒元帥，那識神機早預防。
日出陣擒之。蕭輪領命，回入後帳安歇，再說楊懷玉回入中軍帳稟曰：孩兒奉令與蕭輪大戰二百合，日色已晚，番陣上鳴金收軍，孩兒故此回軍。元帥曰：蕭輪如此勇猛，將何計擒之。李伯苗曰：番將有勇無謀，何不用陷坑之計擒之。元帥曰：先生之計甚是，本帥依計而行，未知如何擒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大戰成敗，分上下。今日李伯苗自敗走，莫亦用陷坑之計。但我心細跟隨，你亦無奈我何，縱馬橫戟趕來，將近番陣不遠，蕭輪聽見馬鎗聲已近，忙用鎗轉身打來，喝匹夫看我一懷玉吃了一驚，用戟一接叮噹一聲，懷玉假意裝作傷，望本陣而走，蕭輪認是懷玉中鎗敗走，隨後趕來，懷玉走到陷馬坑，勒馬加上三鞭一縱跳過，蕭輪在後趕到一聲響喨，

楊文廣平蠻

三一

連人帶馬跌落陷坑，宋軍埋伏左右，用鉤鏈搭將蕭輪鈎起，用大索縛了，番陣上藍升觀看蕭輪連人墜落陷馬坑，挺鎗沖出欲救蕭輪，被文廣截住，舉鎗望心窩挑來。藍升掄鎗接戰，戰了三十合，楊文廣盡力一下，將藍升刺落馬下，宋軍向前取了首級。乘勝追殺，番兵大敗，四散逃走，元帥掌得勝鼓收軍回營，陞坐中軍帳，宋兵押蕭輪至帳前。元帥曰：將軍年少英雄，本帥十分愛慕，現南閩之地已歸我宋朝，諒此孤城不必破，將軍若肯投降，正是良臣擇主而事，上不失英雄之志，下可保家眷性命，豈不美哉！蕭輪暗思吾今日被擒，若不投降，必被所害，不如誑降，然後尋下逃回之計。乃言曰：小將願降，元帥大喜！親解其縛，分付備酒慶賀。至次日楊元帥陞帳傳令點魏化攻打南門，高明攻打東門，余德攻打西門，王文龍攻打北門，各領宋兵三千，架起雲梯，焦廷貴手執旗牌，一身當先，親冒矢石，登程而上，左丞相蕭炳，右丞相梁玉，傳令番兵用火炮櫓木石子，強弓硬弩打下，焦廷貴及宋軍不能得上，一連攻打三日，城不能破，反失兵馬無數，元帥納悶在中軍帳，即傳令蕭輪進見，蕭輪至帳前參見畢。元帥曰：本帥進攻福梁城不能破，將軍必知其虛實，若有計策能破福梁城，將軍之功非小。蕭輪曰：末將深知城中之虛實，吾父親現今職居左丞相管東門，今元帥放小將回城，小將說父親投降，獻了東門，外攻內應，福梁城必破矣。元帥曰：將軍若肯如此，廩萬世之奇功也。將軍速遠行之，蕭輪領命，出宋營上馬，望福梁城而回。至城腳大叫曰：軍士快快開城，吾乃蕭輪是也。番軍報入相府跪下稟曰：小將軍

回城來了。蕭炳曰：我兒被擒，吾正在憂慮之際，今得回城，千萬之幸。對番兵曰：小將軍可有人馬帶來否。番軍曰：小將軍單人獨馬回城。蕭炳曰：令番軍開城放入，蕭輪至城中連忙至父親面前跪下，眼中流淚言曰：孩兒失機被擒，假意投降，每懷脫身之計，今文廣請教我來求父親投降，外攻內應，孩兒故將計就計，逃回來見父親。蕭炳曰：擒文廣在此一晚，自此每日想想無計，昏昏坐在銀鑾殿上，自料國將亡矣。忽見左丞相上殿奏曰：臣兒蕭輪被擒，假意投降，欲圖便刺殺楊文廣，今文廣數日攻城不下，無計可施，密令臣兒回來說老母，獻了城池，外攻內應，老臣累代受主公大恩，妄有叛心，即使碎屍粉骨，亦不能報萬一。老臣今用一計騙文廣入城，就城中殺之，此乃出其不意，宋軍必然被臣等所滅，一計便可行成功。閩王曰：孤家三子宮主俱失，心神混亂，丞相既皇上要用，且當盡心竭力。勿負孤家所托，蕭炳叩頭謝恩出殿，發下令旗，弔南城黑蛟龍，西門宣天祥，北城梁玉前來聽用，又寫書一封，令番兵去宋營內下書，番軍領命出城，望宋營而去。且說文廣坐在中軍帳，與衆將議論破城之事，忽見軍士跪下稟曰：番軍上前来下書，元帥即令喚入，番軍進中軍跪下稟道：小的奉蕭丞相之命，特來下書，將書呈上。楊元帥將書拆開一看，番軍謝回。到福梁城將文廣之言述一稟，蕭炳大喜，賞賜小番軍，預備今夜刦殺宋軍。

陞帳，傳令大排筵宴，慶賀得勝，登記功勞，衆將酒至半酣。元帥曰：本帥謀衆將協力已得福梁城，未知閩王逃往何方，使本帥心中多慮。參軍王定六曰：福梁城已破，閩王雖逃，不久破吾等所擒矣！元帥曰：吾看南閩地圖，此去二百餘里有一洞，名曰蝶子洞，洞主鬼月姑，恐閩王逃往此洞，又有一番爭戰之事，故本帥慮之。張趙胡曰：蝶子洞遠在海邊，我不習閩王號令，今閩王國敗家亡，縱使逃至此洞，鬼月姑必不肯容他，此事不必慮憂。吾所慮者，此去南邊有座飛鵝山，山中有一洞，名曰飛鵝洞，洞內有一位仙姑，名曰金精娘娘，法力廣大，閩王四時有俸銀糧米奉助，娘娘若知其徒弟抱月宮主被殺，必來報仇，我等營中雖有道德高強之人，恐非金精娘娘敵手，我故慮之。文廣曰：軍師所慮甚是，待本帥發兵追斬閩王殺之，方免後患。張趙胡曰：元帥之言甚善，可速行之，隨即令王文龍領兵擒閩王，王文龍聽令領命，帶兵五千，星夜追趕，由南邊大路而去。李伯苗曰：我昨夜仰觀天象，見我營中將帥本命星昏暗不明，由西南二方紅氣冲起空中，紅氣內有數點將星隱現欲墜，此回追趕閩王，吉凶未卜，元帥可酌量之，方可進兵。張趙胡曰：閩王無禮下戰書於太國，以臣犯君，皆逆無常，故元帥奉旨平南，今閩地十已得九，譬如破竹，數節後，自當迎刃而解，吾主洪福齊天，何愁閩王不速授首。元帥若再行軍，縱有傍門之術，左道之人，必有賢能之士以除之，元帥又何患乎。元帥曰：二位軍師之言有理，傳令暫且駐兵福梁城，待玉文龍回報閩王消息，然後進兵。且說飛鵝洞金精娘娘在寶座上靜坐，知到洞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戰飛鵝岳雲遭劫數 化道院妖怪逞神通
元帥詩曰 大戰飛雲喪岳雲 金精於此布妖氛 化成道院清幽甚 幻境當前誘害人
却說閩王來至飛鵝洞進入洞中，閩王坐下，金精娘娘向前稽首，閩王回身答禮，分賓主坐定。閩王眼中流泪曰：不意孤家被宋朝殺得大敗，國破家亡，三位太子已死，抱月女兒陣亡，孤家無處可逃，現在左右丞相保駕，死裏逃生，求娘娘相救，感恩非淺。娘娘曰：貧道聞福梁城已破，徒弟被害，宋軍如此無禮，故此領衆徒弟出洞，欲到福梁城與宋兵見過，過勝負，然再請大王回轉福梁城，方顯得我飛鵝洞之法力無邊。閩王十分致謝，忙取出玉印寶劍交與娘娘，娘娘在洞外安下營寨，即時查點番將，尙有宣天祥牙里祿達答江白奇光。

陳仁等五員大將，偏將十員，番兵衆徒弟等尚有萬人，糧草是閩王帶來的，尙有五千車，
娘娘隨備辦後洞，與衆大臣閩王安住。再說王文龍引兵追趕上王至飛鵝洞，見閩王同娘娘
入了洞中，文龍不敢進兵，回軍至福梁城，入中軍帳稟知，請元帥定奪。文廣聞報大即令
金蓮廡上容方飛雲三位少將。同孟定國守杜梁城，又令岳雲余德高明焦廷貴魏佗呼延顯馬
毅趙寧楊懷玉懷恩等，大將數十員，點起宋兵十萬，殺奔飛鵝洞而來，離洞不遠，安營扎
寨。至次日番兵報知，金精娘娘聞報大怒，領兵出洞，成陣勢，楊文廣拍馬向前，舉頭一
看，見番陣上旗下一位道姑，頭戴魚尾金冠，身穿八卦綉絳衣，騎下梅花鹿，手執寶劍，
恍然有神仙之狀。張趙胡在側對元帥曰：吾觀此人行止華光，容貌清奇，腹中必有妙術，請
元帥須要提防。元帥點頭，將鎗擺動，勒馬進前曰：道友請了，娘娘曰：請了，來者可是
楊元帥否？元帥曰：正是大宋平南大元帥，道友何人，娘娘答曰：吾乃飛鵝洞金精娘娘是
也。楊元帥曰：本帥因閩王不守臣節，下戰書於大宋，故吾主忿怒。令吾發兵問罪，今閩王
圍破家亡，大廈將傾，逃走避在你洞中，望道友將閩王獻出，本帥即時收兵回轉。並不敢
驚惹飛鵝洞，豈不美哉，望道友熟思之。娘娘曰：你宋人自恃強勇。將吾閩王城池打破，
將士受害，視我閩方如同芥草，故我提兵出洞，一來爲南閩衆將出氣，二來爲我徒弟抱月
報仇，三來救閩王復國，你宋人可速退兵便罷，不然使你身首異分，那時悔之晚矣。楊元
帥聽着大喜曰：本帥好意相勸，憐你是一道門中人，不忍加害，你反執迷不悟，豈不知本帥

的利害麼？娘娘大怒！把鹿一拍，舉劍便砍，宋陣上楊文廣身偏冲出一員大將，手提青龍
刀，敵住，大喝一聲，妖婦莫走。回手一刀砍下，娘娘用劍架開，兩下大戰，喊聲大振。戰
上二十回合，娘娘自料不能取勝。回鹿便走，岳雲不知是計，隨後趕來，娘娘看岳雲趕來
，取出一個葫蘆，將蓋揭起，念動咒語，倒出烏豆，變成金甲大漢來擒岳雲，岳雲看見大
驚，舉刀便望金甲神人砍去，不意金甲神不畏刀斧，向前將岳雲拖下馬來，娘娘祭起飛劍
，將岳雲斬了首級。元帥看見岳雲被殺，兩眼流淚曰：岳將軍自征南閩以來，建許多功勞
，不意到此身喪沙場，甚爲可傷，方欲出馬報仇，只見身邊余德冲出，提刀接見，大喝一
聲，你殺吾大將，今日替岳雲將軍報仇，來者道友何人，張趙胡曰：吾乃軍師張趙
服，騎下金龜，生得剽然絕俗，娘娘按劍問曰：來者道友何人，張趙胡曰：吾乃軍師張趙
胡是也。娘娘曰：你我俱是道門教下之人，你請回去，勿惹局外之事，若你我動手，豈不
失了道家情面。張趙胡曰：休得多言，看劍，舉劍便砍，娘娘執劍架開，兩下開戰上十餘
個回合，娘娘念念有詞，見葫蘆中放出一個烈火。把金甲大漢盡行燒滅，娘娘大怒！即在腰間
取出一枝打神鞭，祭起空中，如蛟龍飛舞一樣，望張趙胡頭上打下，張趙胡看見，將金龜

坐下。元帥曰：今日陣上妖婦打神鞭打中母親臂上。今如何醫治？木桂英曰：我已取出仙丹食下，今已全愈，不須掛心；即同宣娘回入後帳。再說元帥坐在帳中滿心憂慮，張趙胡勝數陣軍勢驕傲，必然無準備，今夜可去劫其營寨，妖婦雖有法術，黑暗之際，有法亦難施，有寶亦難發，倘或被我等所殺，則禍根就去矣，此計或者成功亦未可知。元帥曰：先生之計甚妙，就令高明爲頭隊，焦廷貴爲二隊，領兵五千前去劫營，吾自當提兵隨後接應，悄悄望番營而來，到了番營，宋兵拔開鹿角，喊聲殺入。果然番兵無備，宋兵殺入，將番兵亂殺，娘娘在夢中驚醒，連忙穿了道衣，上鹿提劍衝出，高焦二將已到，高明提槊便打，焦廷貴舉起雙斧便砍，娘娘手提寶劍來迎，黑夜之間，不辨東西，有法難施，娘娘一時着驚。撥鹿走出圈外，在懷中取出月光珠祭起空中，宛然如一輪明月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娘娘大怒！祭起金磚望高明頭上打下，高明不及提防，被八角金磚打得頭腦迸裂，墜馬而亡，娘娘大貴，回馬便走，娘娘隨後趕來，又祭起八角金磚，從焦廷貴頭頂打下，焦廷貴一時看見，大叫一聲，吾命休矣！一時暈在馬上，泥丸宮已開，頭上現出原形，乃一隻老虎，將金磚用爪接住，娘娘一見着驚！回鹿領殘兵回洞，少頃焦廷貴在馬上精神稍定，心中十分不解。

此時楊元帥領兵已到，一同回營，焦廷貴上帳稟知，末將今日領兵劫營，大獲全勝。殺死番兵無數，不意高將軍被妖婦用金磚打死在馬下。元帥聞言流淚言曰：高將軍自吳州投降，建立大功，不意今日損身報國，誠爲可惜，元帥令軍士收回屍首安葬，是日娘娘大怒！提兵自宋營討戰，宋兵報知，元帥氣得怒髮冲冠，提兵出營排開陣勢，用馬鞭指罵曰：你只妖婦自稱其能，不知已死在眼前，尙不自悔，莫走看槍，舉槍便刺，娘娘舉劍相迎，戰上三十回合，娘娘將左手誅神劍祭起空中，用手指定欲斬元帥，趙寧看見，伸出欲救元帥，不意劍已落空，將趙寧斬落馬下，元帥方欲鳴金收兵，不意馬殷提起金鐗，冲出大陣，聲喝曰：妖婦休走，馬將軍來取你性命，舉起金鐗便打，娘娘舉劍敵住，戰上十合，娘娘將左手白光劍祭起空中，一道白光罩下，將馬殷頭一轉，只見馬殷頭已落地，身坐馬上，騎東而行，娘娘一看着驚，拍鹿回陣，收兵入飛鵝洞，衆將接見，迎前參拜。娘娘嘆曰：宋營中俱是能征慣戰之人，法術高強之客，各懷忠烈，故南閩殺得如此大敗，想來此等大戰，就是數年，宋兵亦難退回，不如我今夜在營外排一座黃河陣，寫書一封，差人前去宋營，激怒文廣，他看書中，必然一同來打黃陣，那時吾一網打盡，豈不美哉！衆番將曰：娘娘神機莫敵，所見甚明，娘娘即令番兵督造將臺，制備旗幟，寫畫靈符，打點佈陣，此言慢表。且言楊文廣收回兵馬，入營座在中軍，眼中流淚曰：不意今日又失趙寧馬殷，此馬將軍乃皇上親點，到軍前相助的，不意今日亦被妖婦所害，本帥觀焉將軍頭已落

地，身在馬上望東而去，未知如何，令焦廷貴領精兵追趕，去看馬將軍屍首如何，焦廷貴領命，上馬帶了軍士從東邊趕去，看見前面馬殷坐在馬上端端而行，焦廷貴看見着驚！大聲叫曰：馬將軍你之英雄已蓋世矣！今你之頭何處去哉！馬殷靈魂已散，一時墜馬，鮮血淋漓濺出，焦廷貴令將馬殷屍首扛回，進營稟曰：末將奉命追趕馬殷至五里路途，只見馬將軍屍身墜落下，今將屍身扛回在營外，楊元帥令軍士將馬殷趙寧安葬。次日早楊元帥在中軍帳坐，忽見宋兵入帳稟曰：營外有一女童求見，楊元帥令請入，一見認是碧雲仙女，行禮坐下。宣娘曰：未知師兄到此何事。碧雲仙女曰：奉萬娘娘師父之命來前，送有金丹在此。師父吩咐曰：前面黃河陣已到，恐有不測，教師弟若要入陣，須食此丹，師父吩咐送一粒金丹與木桂英食之，碧雲仙女把仙丹取出交與宣娘，宣娘收了金丹，碧雲仙女相辭出營，宣娘叫聲再謝，碧雲仙女駕起彩雲，回蓬萊山而去。且說番兵入洞稟報曰：小的奉令築台，及備辦旗幟，今已明白了，特來繳令，娘娘大喜！是早點起二千名番兵，在飛鵝洞外排成一座黃河陣，此陣中造一土台，擺列香案，桌上排一斗迷魂沙，兩邊又有幢幡一枝，並劍印在臺上，外案五行，安有八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，外陣安合八卦，乾坎艮震巽離坤兌，東方插旗一面，旗上畫一條青龍，南方插紅旗一面，旗上畫朱雀一面，西方插白旗一面，旗上畫白虎一面，北方插烏旗一面，旗上元武一面，中央插黃旗一面，上畫騰蛟一尾，又帖靈符一道在旗上，令番兵一千守內陣，一千守外陣，未知佈陣如何，且聽下回。

演解

第十一回 宋將被困黃河陣 軍師取救鳳凰山

詩曰：黃河陣上水連天，宋將齊淹實可憐。追得軍師親取救，拜求法術請神仙。
却說金精娘娘內陣令大將達挺江把守，外陣令大將碩仁把守，安排停當，娘娘畫符念咒，發起掌心雷，雷聲霹靂，用劍把令牌三敲，將清水對陣一洒。只見陣中烟霧騰騰，洪波滾滾，金光一時電閃，十分奇妙；就在陣中寫戰書一封，差番兵到宋營下書。番兵到宋營對軍說明，隨引中軍帳跪下叩頭，將書呈上。元帥將書拆開一看，書曰：

飛鵝洞洞主金精娘娘致書於楊元帥帳前，吾聞戰攻者在於將帥，兵之貴者在於陣圖，自古以來，與你宋兵交戰，未分勝負，今吾在洞口排下一陣，你若有道德之士可進封書，以決勝負，若能破吾此陣，吾將閩王獻出，如或不能，可速收兵回國，免受聯軍責辱，你其知之。

楊元帥看書大怒！欲斬下書之人。王定六曰：元帥且息怒，自古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原書批回可也。楊元帥恕之，即時舉筆在案上寫了二句，對番軍曰：你去對妖婦說，看書便知，番軍領命，帶書回到黃河陣中，見金精娘娘跪下稟曰：宋元帥吩咐，教娘娘看書便知，娘娘接書閱看，書尾元帥批有二句，先看陣，後破陣，娘娘賞賜番軍，在黃河陣中等候不誤？是日元帥入後帳，請木桂英宣娘出帳，同張趙胡李伯苗王定六，帶領衆將一齊出營。

着陣，抬頭一看，只見紅光萬道冲出，果然一座惡陣，番兵雖然是少，却有千軍萬馬之狀。楊元帥曰：未知此陣何名。張趙胡曰：此乃黃河陣，外安八門，四方五色旗幟，正是惡陣，宣娘曰：吾觀此陣按有八門，分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，八門遁甲之法，可從生門而入，從開門而出，此陣可破。張趙胡曰：吾觀此陣紅光冲起，其中必有變化之妙，宜當提防，元帥曰：軍師之言甚善。宣娘曰：待明日吾同嫂嫂提兵破之，是晚各歸帳房安寢。至次早，神界，木桂英，木桂英宣娘結束停當，文廣點起一千軍兵，隨宣娘破陣，文廣同張趙胡出營掠陣，木桂英宣娘來到陣前，宣娘卽將昨日萬壽姐所賜下二粒金丹，自己食一粒，將一枚送與木桂英食之，一同進陣，宣娘將馬加一鞭，從東方青龍旗下殺進，只聽陣中金鑼一響，鼓譟，顧仁挺起金鎗，二人在青龍旗下大戰二十回合，木桂英舞刀助戰，顧仁抵敵不住，望陣而走，木桂英從東方震門旗下殺入，牙里祿舉鋼叉來敵住，戰上二十回合，又抗敵不住，住，望黃河陣而入，木桂英宣娘亦從陣中而入，金精娘娘一見木桂英宣娘入陣，連忙發起驚心雷，雷聲轟轟，一時陣陣外變成汪洋大水，直淹而來。木桂英宣娘念動咒語，橫起水沙，望宣娘頭上一拋。宣娘卽時昏昏迷迷，墜落陣中。木桂英看見宣娘被陷，自知陣不能破，方欲逃走，被娘娘亦將沙拋起來，卽時昏昏沉沉，人事不知，墜在陣中，宋軍有隨進陣者，已死在黃河陣內，餘者逃回本陣報知，元帥見母親姑娘陷在陣中，兩眼流泪，收軍入。

營至中軍帳言曰：吾母親及姑娘困在陣中，待吾提兵殺入陣內，救出母親姑娘。張趙胡曰：元帥不可性急，貧道暗算了一卦，令堂及姑娘大造無妨，尚有數日之災，待災難已滿，便得出陣，陣中變化多端，待吾明日出陣觀其動靜如何，或能破此陣救出二人，亦未可知。元帥十分憂悶，一夜雖眠，不能合眼，至天明俱各飽餐戰飯，隨諸軍師出征，元帥及衆將出營觀看軍師入陣如何，張趙胡出了營前，在袖內取出綠金龜，其細如銀，按在地上用手工一煽，只見金龜在地面上展開二翅，忽然如大鵝，張趙胡騎上金龜言曰：金龜，吾欲進入黃河陣，果見飛起二翅從黃河陣而入，顧仁在紅旗下南方朱雀門內看見，大喝一聲曰：何方妖道欲來討死？提鎗便刺，張趙胡提劍相迎，戰上十合，顧仁退入陣中，張趙胡轉身從離宮門旗下而入，只見金鐘一響，牙里祿來接戰，戰上二十回合，牙里祿望陣中而入，張趙胡進入陣中。只見洪水汪洋直淹而來，張趙胡金龜愈飛愈高，洪水不能淹他，金精娘娘在臺上，看見是張趙胡連忙把幢幡一搖，手提迷魂沙一把，望張趙胡頭上打下，張趙胡被打，墜落金龜之下，那張趙胡乃是瓜中所生，並無魂魄，一時墜落不能傷他，張趙胡見陣中利害，不能得破，隨即借水遁逃走，那金龜十分古怪！見張趙胡墜落陣中，竟然飛出陣來，至宋營前等候，那張趙胡回營看見金龜，用手一拍，金龜兩翅一合，其細如銀，即將金龜收在袖中，同元帥等進入中軍帳。元帥曰：今日軍師入陣可能破此陣否？張軍師搖頭曰：此陣變化多端，鬼神難測，可緩緩圖之。元帥聞言十分憂慮，是夜在帳中展轉不能寢，

楊文廣平蠻

四八

憂愁百結，忽然想起一計，自言自語曰：「軍師今日進陣，說此黃河陣變化無窮，騎金龜飛入，又復飛出，好其容易，莫若今夜瞞過衆將，盜取金龜，騎入黃河陣，觀看母親娘事體如何？或者乘勢可破此陣，亦未可知，若有變動，我即騎金龜走回大營，他將奈我何？」主意已定，連忙進帳房暗取金龜，自己披掛結束停當，提了金龜，悄悄出寨後門，將金龜用手繩拴下，金龜三翅展開，其大如鵝，元帥騎上金龜，此時星月光明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元帥對金龜言曰：「金龜可隨我陣，只見金龜三翅展開，望傷門角旗而突進，入見太喝曰：『你是何人，夜間到此何事？』文廣不答，舉起金鎗將頑仁刺不不頑仁木阻防，被文廣一鎗刺死在地。董白虎旗下，牙里祿方欲喝問名姓，被文廣一鎗亦挑落馬下，再復一鎗結果性命，娘娘在臺上靜坐，忽見陣勢大亂，月光下一員大將逢大便刺，娘娘一時大驚，連忙念動咒語，發起掌心雷，霹靂之聲響亮，黃河陣轉動，娘娘取出黑沙望文廣頭上打下，只見丹陣黑光圍住，元帥一時昏亂，墮落陣中，金龜十分古怪，飛出黃河陣將身一扭，將其腳如銀暗飛入娘房，就在張趙胡床中，一道怨氣冲上九霄，值日功曹連忙奏知玉帝曰：「今夜武曲星陷在黃河陣中，請旨定奪。」玉帝降旨：「命太白金星帶一粒還魂丹，駕起清風而來，至番營接落黃河陣中，將丹放在文廣口內，卽駕轉清風回雲霄殿復旨。」早說發着娘娘在台上。見一陣清風拂過，此是丹色業已沉落，看不分明，又想起宋將爲荊棘披荆棘，我娘娘亦不怕你。隨取丹光珠一粒，祭起臺中，如一輪明月，在台上觀看。

少，並無動靜，用手一招，收回丹光珠，不以爲意，至天色將明，番兵入帳報知，昨夜宋陣，將牙里祿、頑仁二將軍一齊殺死。娘娘曰：「二將不肯小心，以致如此！」吩咐番將護守陣門。說宋營中，至次早，衆將齊到軍帳，等候元帥發令，不意日高三丈，不見元帥煙帳，焦廷貴大步進入帳房，將羅帳扯開，乃是孤枕空床。焦廷貴亂嚷曰：「元帥偷走了，懷恩懷玉聽見十分着驚！」張軍師曰：「小將軍不須着急，待我推算一卦，便知端的。」張趙胡屈指一算，連忙着驚曰：「夜間元帥瞞了衆將，盜吾金龜入黃河陣，今已陷入陣中，懷玉懷恩放聲大哭。」張軍師曰：「二位小將不須悲傷，元帥不該絕，必有神人相救，但此陣法力無窮，甚是難破。今貧道回轉鳳凰山金剛洞，語知吾妻丁仙姑前來協助，方可破此陣。營中之事，可托李納苗先生，及軍王定六辦理，必須緊守營門，不可出戰，貧道此去三日，隨可回來。」隨別了衆將，出了營門，騎上金龜飛騰而去，行了一日，來至鳳凰山金剛洞，收了金龜入洞，丁仙姑素見迎接坐下。丁仙姑曰：「丈夫回家看坟墓可安泰否？」張趙胡曰：「我一向下山，尚未回家，因路過武當山下，遇見楊文廣奉命南征，我在馬前投効相助，蒙楊文廣十分恭敬於我，拜我爲軍師，留在帳中，凡有機謀俱與我相議，不意飛鷲洞金精娘娘排下黃河陣，此陣甚是難破，是以回山計議，不知計議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

第十二回 金精娘大施妖術 四仙姑共破黃河

詩曰：四位仙姑共下山，祥雲鶴起到塵凡。黃河陣上相交戰，獲得金精大敗還。
却說張趙胡回山，對其妻丁仙姑言及黃河陣利害之事，欲求某妻下山相助一臂之力。丁仙姑曰：昔日你要回家之時，我先已言說人南家有一場交戰之事，金精娘娘法力廣大，料你不必惹事，你今果然惹出事場是非，你妻亦無奈他。何事？張趙胡曰：賢妻雖之言雖是，我今悔之無及，望你夫妻之情，下山破陣，以救文廣。丁仙姑曰：賢妻雖之言雖是，我今悔之無及，望你夫妻之情，下山破陣，以救文廣。丁仙姑曰：我有結拜姊妹七人，待吾前去相請，若有幾位姊妹肯下山相助，方能破得此陣。張趙胡曰：既如此，賢妻可速起程。丁仙姑辭了張趙胡，駕起祥雲望仙山而來，先往蓬萊山白鵝洞何仙姑處，隨到青鸞山斗闕洞紀仙姑，及五龍山青蓮洞白仙姑處，備言相請共破黃河陣之事。三位姑欣然許諾，丁仙姑大喜，相辭出洞，即時駕起遁光，回轉金剛洞進入洞中，張趙胡迎接坐下。張趙胡曰：賢妻去請衆仙姑，未知肯下山否？丁仙姑曰：我姊妹何仙姑紀仙姑白仙姑三位喜悅，相約宋營相會。張趙胡曰：既如此俺夫妻先到宋營以待，即時入丹房收拾寶具，結束停當，女童看守洞口，夫妻二人出洞，張趙胡不騎金鑑，同丁仙姑駕起遁光，望宋營而來。不一時來到宋營，收住遁光，衆將迎接坐定。懷玉懷恩分付迎接，停一時間，只見東方彩雲片片，紅光數朵冉冉而來。丁仙姑曰：各姊妹已到了。仙姑出營迎接，到中軍帳行禮坐下。何仙姑曰：我下山時，張果老有言告曰：宣娘往仙山求借還魂丹之時，有紫金鉢盂留在此營，可取來。懷玉稟曰：姑娘陷在黃河陣中，紫金鉢盂現在營中聚寶廂內，待末將取來。言畢，人後帳取出紫金鉢盂呈上。何仙姑收了鉢盂，對衆仙姑言曰：我姊妹等今日下山共破黃河陣，也是犯了殺戒，此處非我等所居之地，可速進陣與妖魔見過高下，便可回山。丁仙姑曰：謹遵姐姐法教。何仙姑曰：今日若要破陣，我等姊妹須分四門而入，方能破得。秦兵將退在陣外，見紅光沖出，便是破陣，那時方可殺進陣中，到了陣中，先將破陷的將帥扶回營中，我等回營自有仙丹救活。衆將應聲得令，參軍王定六、李伯苗、張趙胡等，領了衆將出營，等候陣中消息。何仙姑吩咐明白，同三位姊妹到黃河陣前，料曰：金精娘娘，出陣奪魁；只聽見陣中金鐘一響，金精娘娘拍鹿出陣，舉頭一看，見來了四位仙姑。
第一位蓬萊山白鵝洞何仙姑，乃是八仙中之仙姑。
第二位青鸞山斗闕洞紀仙姑，係是北斗中之仙姑。
第三位鳳凰山金剛洞丁仙姑，就是道門中之仙姑。
第四位五龍山青蓮洞白仙姑，是蓮池仙姑歸佛門。

內山却說金精娘娘到宋營前，對衆位仙姑言曰：列位道友，吾與你等並無仇怨，何故下山空與我對敵？何仙姑曰：你排下惡陣，陷沒宋朝元帥，逆天行事，故我等下山前來相救。娘娘曰：你自恃法力，可能破吾此陣乎？何仙姑笑曰：此陣是掌中之物，欲破便破，有何難。同諸位娘娘大笑曰：你等早來受死，回鹿入陣，何仙姑騎紅鸞從東方青龍旗下而入，至陣中只見黑水滔滔直淹而來，何仙姑騎紅鸞飛上空中，水不能傷，娘娘大怒，舉起幢幡一搖，

何仙姑頭上現出一束青蓮，原來如此？此旗一搖，則人之三魂七魄閒散，迷沉墮落陣中。今何仙姑現出十蓮，蓮花燭光，安然無事，娘娘忙將黑沙望何仙姑頭上壓下，只見烏雲迷空，黑光滾滾，何仙姑忙取紫金鉢盂祭上空中，光華萬道，將黑沙藏住，一聲響亮，鉢孟微內沖出一縷青光，一時間黑沙化爲飛灰，且說紀仙姑騎一隻金鵝，從離位朱雀旗下而入，只見陣中紅水洋洋，變成大海，紀仙姑騎在金鵝背上，安然微笑，娘娘一見大怒，連忙念動咒語，發起雷聲，將鑿連轍撤下，紀仙姑頭上歛出數粒金星，如明珠一般，安然無事，娘娘大怒！取出一斗黑沙從壁中壓下，紀仙姑取一斗祭上空中，紅光萬道，此斗乃魁星所賜之斗，因紀仙姑掌管斗母宮，故有此斗，即將黑沙藏在斗內，一聲響亮，一條黃氣衝出，只見陣中白水茫茫，一望無涯，丁仙姑之彩鳳愈飛愈高，才不能浸，娘娘念動咒語，用左手一指，只見霹靂一聲，陣中白光衝出，四面刀劍直射而來，又將轍撤動，那丁仙姑將身一搖，身法幻化彩雲神出，刀劍不能傷近其身，娘娘見丁仙姑坐在彩鳳背上，安然無事，將一斗黑沙罩下，丁仙姑連忙取鎖洞八寶葫蘆祭上空中，金光閃閃，瑞氣千條，將黑沙祭入葫蘆內，聽見葫蘆一聲響亮，衝出一條白光，黑沙已無踪無影。且說白仙姑騎一隻白鶴，乘起，從北方款款飛下玄武而入，至陣中，黑水漂漂，如長江大海之狀，白仙姑坐在白鶴背上，水急大白鶴急上，娘娘念動咒語，玉掌一開，五指上即獻出五道金光，一手將這團魔杵，在半空中大聲齊響，金光燦爛，各從娘娘頭上打來，娘娘將身一搖，化出一條銀虹，曰冲天而去，未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犯邪淫金精初破戒 求釋放小將詐聯姻

詩曰：陣上交鋒遇玉郎，拴歸強逼共成雙。誰知夜靜魚鱗餌，一脫金龜更遠颺。
前曰：却說金精娘娘敗回飛鵠洞去，四仙姑用手一招，收回寶貝，玉定六張趙胡李伯苗在營門前觀看黃河陣已破，紅光沖出，妖婦已逃遁，隨傳令楊懷玉懷恩入陣，扶文廣木桂英宣娘來，四仙姑，又令魏化焦廷貴提兵追殺，番兵二千名俱死乾淨。懷恩懷玉扛回木桂英文廣宣娘來至營中，懷玉懷恩放聲哭道：我母親父親同姑娘口中無氣，四肢脫肉，面色金黃，陷在陣中一月，看此光景，安有再活之理！張軍師曰：小將軍不須啼哭，四仙姑回營自有救法，時間四位仙姑俱各回營，懷玉懷恩跪下流淚曰：多蒙仙姑大展法力，攻破黃河陣，十分

感激，但我雙親及姑娘雖是救回，已如死去，如何是好！仙姑曰：你父親有天神賜他迷魂丹在口內，木桂英宣娘二人，有萬壽娘娘賜他金丹腹內，不致損壞身體，我出洞之時令白鶴童兒取得還魂草，我今已帶在此，可取清水一碗來和藥，自能醫得，懷玉大喜！連忙取出清水一碗，何仙姑將仙草放在清水中，盡力磨了半時辰，就令懷玉用簪針將三人之口開，即將仙草水灌下，只見文廣木桂英宣娘三人飲了此水，漸漸還魂，何仙姑分付將三人扶回營房安養，何仙姑曰：今日黃河陣已破，我等姊妹各回仙山而去。張趙胡向前對衆位仙姑言曰：黃河陣雖破，妖婦尚存，望仙姑暫屈仙駕片時，待擒了妖婦，然後回山，未可知意如何？何仙姑曰：吾等姊妹殺戒未滿，擒妖婦尚要再出數陣，但是宋營非吾等所居地，可在此處山上築幾座廬蓬一座，我等姊妹安居其上，待擒妖婦之後，然後回山。張軍師傳令曰：平魏化速到山上築造廬蓬！魏化領命，帶領五百名軍士到山中，不一時間，便築完備，回營徵令，張軍師令兵排香花燈彩各件齊備，是日將晚，四位仙姑相辭衆人，來到廬蓬居住。且說宋營元帥因身體未健，不敢出戰，金精娘娘每日在營前辱罵，一連二十餘日，宋兵不出。是日却是四郎懷恩鎮守營門，聽見妖婦這等辱罵，心中大怒，提劍上馬，帶領一隊宋兵出陣前罵曰：妖婦休辱胡說，我小將軍來取你性命！娘娘擡頭一看，見宋營冲出一員少年將官，生得面白唇紅，頭戴東裝紫金冠，兩邊兩條綉袋，身穿銀色鎧甲，身上掛着刀，腰間佩着刀，騎着龍馬，手執方天戟，生得十分威勢。看之令人可憚，娘娘一見，嚇了一跳。

日暮，七魄飄揚。拍鹿向前問曰：來者宋將何人？小將答曰：吾乃平南大元帥楊，第四公子懷恩是也。妖婦你自靠邪術，殺吾大將，胆敢在營前辱罵討戰，甚爲可恨，提劍便刺，娘娘厲劍架開曰：小將軍且慢動手。我一言相問，懷恩曰：有何話述言，勿延吾志。娘娘又恐衆目所視，羞慚無地，心中暗生一計，提劍迎住，戰上二十餘合，在袖中取出一條套索，祭上空中，在懷恩頭上罩下，念動咒語，用手一指喝聲疾！只見一位金甲神人，把懷恩擒落馬下，番軍向前縛了，娘娘收兵回洞坐定。密計呂女婢分付曰：你家娘娘見楊小將軍生得美貌，欲與他共成百年之約，未知他意下如何？今就令你前去爲媒，說成此親事，若得姻緣成就，我自當重賞，你可爲我小心辦理。女婢應聲領命，直出帳房，到營後監禁之所，喝退番兵，見一位將軍果然生得如潘安出世一般，自說道：莫說我娘娘見他動起邪心，若此俊秀郎君，人人可愛，但未知他果從某言否？待我向前言說，觀其應對如何，遂近前向楊小將軍笑嘻嘻言曰：恭喜將軍！賀喜將軍！懷恩曰：被你掣到此，爲何言出喜事？女婢言曰：小將軍有所不知，我家娘娘見將軍少年俊秀，又兼武藝精通，在陣一見將軍十分憐愛，敬不忍傷害，是以捨了將軍回洞，意欲與將軍結成佳偶，故差小婢前來說合，若肯與娘娘成爲夫婦，便把閻王獻出，舉洞投降。是以小婢前來賀喜！與將軍熟恩之，懷恩聞言沉吟良久，自思若不從他，性命難保，如若從他，又恐爹娘見怪，不如假意相從以

爲脫身之計，隨自答曰：多蒙娘娘美意，吾自當從命，但此事務宜放我回營，稟知父親，然後成親，你將此言爲我轉達娘娘，安神領命，連忙入帳將懷恩之言細細稟知。金精娘娘曰：此事便當依從，令將懷恩放了，懷恩進帳，娘娘一看，果然好一位俊秀郎君，此時淫齋飯，今淫心已發，竟同懷恩飲酒開葷，自此破戒，酒至半酣，娘娘帶些酒意，春情已動，黃髮小將軍相推就，但懷恩定婚之事，乃爲脫身之計，今見妖婦此樣光景，即忙起位相辭，娘娘十分難捨！即言曰：將軍出去，約定何日前來完姻。懷恩曰：八月十五日爲期，便到飛鵝洞成親，娘娘曰：將軍却是何日壽辰？懷恩一時不知是計，即答曰：我十月十五日寅時生的。娘娘大喜曰：將軍此去稟知父親，可速前來與奴家成親，屆期奴家在洞中安排花燭以待，望將軍勿負百年之約，臨別贈言，須妥緊記。懷恩曰：娘娘既然盡心相待，自此以後不必出兵。娘娘曰：將軍不復多心，既結婚姻，兩家俱成一體，安有出兵之理。懷恩告辭，娘娘令將畫戟馬匹交還，懷恩拜謝上馬出洞，娘娘送出洞口，叫曰：將軍回營稟知父親，切莫遲滯，以失佳期，懷恩應聲，娘娘請了，回馬驛宋營而去，娘勃悶坐無聊回入洞中。且說楊元帥在中軍帳坐，忽見軍士慌忙跪下稟曰：金精妖婦在營前辱罵討戰，四公子十分大怒，領兵出營斬妖，大戰，被妖婦所擒，請令定奪。文廣聞報隨要點兵出營與懷恩報仇，方欲出營，忽見軍士入帳跪下稟道：楊小將軍回營了，元帥傳令喚入，懷

恩至中軍帳跪下稟道：孩兒今日被擒，妖婦欲想孩兒與她結爲婚姻，方肯放回，孩兒假意相從，所以得放，今回來稟知父親。文廣大怒曰：此妖婦自靠法術，殺害大將十數員，又排下惡陣將你父母及姑娘陷了，多蒙四位仙姑相救，死中得活，仇恨入骨，今你與她私議姻親，本將你斬首以按軍法，你念你年幼無知，暫寬其罪，令你即起程回京，到無佞府中與祖母相聚，再不准你在營，與此妖婦相見，木桂莫宣娘張趙向前相勸，文廣只是不肯，即差兩員偏將備辦馬匹，監押懷恩赴京，不准遲延。懷恩眼中流淚，拜別雙親姑娘，及衆將等，出營望汴京進發。張趙胡曰：今妖婦淫心已動，乘勢令軍士四處買得淫鼠數百隻，放上飛鵝山，此鼠其形如白兔，日日雌雄相交數次，妖婦此時閑暇，日夜望完婚之期，淫心難守，必然出洞外散閑，倘見淫鼠，心中愈添妄想，淫亂行軍，其中自變，然後用計，一來打探楊小將軍消息，一來觀看景致，以解愁懷，主意已定，隨帶幾名將士出洞頑耍一番，見四處淫鼠忙壯交加，引動情懷，春心頓起，一時心中亂跳，即自言自語曰：楊小

詩曰：見鼠真成火焚，精精切齒恨懷恩。良緣不遂成羞懨，毒手親來射草人。
却說金精娘娘自懷恩回營之後，按兵不動。又不見小將軍消息，愁懷百結，自思莫若出洞，一來打探楊小將軍消息，一來觀看景致，以解愁懷，主意已定，隨帶幾名將士出洞頑耍一番，見四處淫鼠忙壯交加，引動情懷，春心頓起，一時心中亂跳，即自言自語曰：楊小

將軍你爲何約了奴家婚姻之期，這等久延，令人難測，便度我日如年，不知小將軍可有思念奴家否！心中悶悶不樂回到洞中，日日只是長吁短嘆，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日如梭，到八月十五日，娘娘喜悅！分付備辦酒筵花燭抱房成親，不道待至日暮並不見小將軍前來，娘娘曰：小將軍想是白日不敢前來，今夜必來成就姻緣了，不曾待至夜深，並無動靜。娘娘一夜始醉似癡，將近五鼓，倚榻而眠，只見小將軍笑嘻嘻入洞而來，娘娘一見笑曰：小將軍你來何遲，使奴家懸念已久，即時相抱上床，忽然驚覺，却是一夢，此時慾火難禁，舉頭一看天色已明，心下着驚曰：小將軍背了奴家之約，未知何故，待我算來，便知分曉了。屈指一算大怒曰：懷恩背約逃回長安，欲擇良緣，楊郎楊郎！你若從我親事，萬事皆休，你今背約脫逃，負了奴家，想你性命旦夕休矣！隨時傳令小番在洞中架起一座小臺，備辦香花燭燭供品，用草裝成楊懷恩形像，年庚八字藏在草人腹中，草人身上的點起三盞燈火，日三次在草人面上念咒，作法燒符。弔了懷恩三魂七魄，要在七日完滿，七夜娘娘手執桃木弓，搭上穿木箭，至草人面前曰：楊懷恩小將軍呵！這是你的奴家，自取此禍，休要埋怨奴家無情，令動咒，先一箭射左目，又一箭射右目，再一箭射下心來，將燈火打碎，草人燒化，心中十分忽，回到帳中悶坐不題。這晚四郎懷恩，同兩員偏將行了十日，來至雲陽驛，是夜住床上安寢，忽然心驚肉跳，頭眩目昏，四肢如火一般，心神恍惚，言語迷亂。至次日昏昏沉沉，如醉似癡，自言自語曰：吾不從婚姻，致有今日之

禍，一連數日，並不思飲食，暈倒在床，至第七日之三更時候，正值娘娘射殺草人之時，懷恩在驛中忽然叫痛，雙目流血，眼睛迸出，時間血溢七縫，疼痛難當，大叫一聲，舌命休矣，口吐鮮血而亡。衆人見懷恩這般慘死，無不墜淚。驛官連忙報知雲陽鎮總兵陳錫，陳總兵帶知府沈梅來驛中觀看，令人備辦棺木收殮，又令兩員偏將具狀押懷恩趕文書，騎千里馬，星夜趕回宋營，報知楊元帥。元帥將書開看，放聲大哭，罵動後營木桂英宣娘懷玉俱放聲大哭，衆將無不慘傷。王定六曰：小將軍既死，乃是爲國忠心，名標竹帛，今可令人運棺柩進京安葬，楊元帥令偏將百佳騎往雲陽驛，通小將軍官將進京安葬，百佳領命，星夜趕去，行了七日來至雲陽驛，百佳連忙入衛。拜見陳總兵，上楊元帥書信，陳總兵看明書信，至次日沈知府吊了工役人等一百名，運懷恩棺柩回京，行了兩個月來至汴京，恩安葬南山園，十二寡婦同令嬪前來看葬畢，忽見家丁報到，聖上差禮部王德用前來祭奠，祭畢。令嬪同十嬪用入朝謝恩！十二寡婦回轉無佞府不題。再說文廣在中軍帳中對二偏將說，吾兒在驛中無事，無故昏昏沉沉，至第七日夜間，七竅流血而死，想來甚是可疑，莫非被人暗害而死，心中十分疑惑，隨問軍師張趙胡曰：我四子懷恩得暴病而死！張趙胡曰：貧道已算出此事，小將軍不從親事，被妖婦用草人將公子射死而死，貧道無法可救，亦是天數耳。楊元帥曰：妖婦害死吾兒，吾與他誓不兩立了，連忙提兵出營，到洞口討戰。

辱罵，趙吉一時着急，料元帥不是妖婦對手，忙點火將出營助陣。且說娘娘在洞內納悶，大洞跪下稟曰：啓娘娘洞外宋兵辱罵討戰，十分急迫。娘娘大怒曰：宋將如此無禮，吾今與他乃是仇敵，隨令番兵出洞排成陣勢，娘娘撥鹿川陣。宋陣中陳記光見娘娘出陣，提鎗從娘娘心窩刺來，娘娘用劍架開，戰上十餘合。娘娘在懷中取出月光珠，望陳記光而拋去來，陳記光中了月光珠墜馬而亡，楊元帥大怒，拍馬衝出陣來罵道：你欲謀吾兒爲夫，吾兒不從，你只妖婦用草人將吾兒拜死，我今領兵爲子報仇，把你這婦碎尸萬段，方消吾心中之恨！娘娘喝曰：匹夫休得胡謔，提劍便砍，文廣提鎗接戰，兩下大戰，只見陣裏布密，塵埃冲起，張訓趙吉元帥有失，金龜一拍，冲出向前提劍助戰，宋陣上楊建忠挺大刀，張延顯提鎗，焦廷貴舉斧，楊懷玉魏化等各執軍器出陣，把娘娘圍在垓心，娘娘將劍擲上空中用手一指，變化三十六枝神箭，在空中飛舞，文廣取出穿雲箭射上空，一齊響響，劍光全散，娘娘用手收回神箭，楊元帥收兵回營。娘娘亦即收回，未知後來如何。

第十六回 白傷殘番兵 謀大將 報怨仇宋陣 出陰兵

詩曰：「精一眉自傷殘，只爲心迷色慾關。無計無量來劫寨，陰兵截殺却回還。」
却說金精娘娘順風回營，是夜懲火難禁，遂吊番將牙里仁入帳，以成雲雨，停有一月，忽

督軍知覺尋事，令將雅里仁押出斬首，以塞衆番兵之口，又停一月，淨心顛地，又暗招贊。——這便是「白傷殘番兵」，「謀大將」，「報怨仇宋陣」，「出陰兵」。——

那高大江入帳中，成其恩愛，高大江乃是少年勇將，十分中娘娘意願，日夜在帳中交歡，食其財物，欲情難割，如漆似膠，相愛相親，約有二月之久，是夜乃隆冬天氣，物燥風高，洞後一時起火，燒了糧草車。番兵連夜入中軍帳跪下稟曰：現在洞後糧草失火，請娘娘宣奪救火，此時娘娘在帳中，正與高大江行樂，被番兵燒破，娘娘一時大驚，連忙穿了道服，出帳點起番兵，到後帳救火，一時火光頓息。明早娘娘身坐中軍，令番將把高大江斬首示衆，番兵一聲答應，將高大江绑了，高大江罵曰：吾未犯罪，何事殺我？娘娘曰：你枉通敵人，放火燒我糧草，還說無罪。高大江曰：吾乃盡忠之人，豈似你只淫婦，娘娘大怒，喝令速斬，番將昨夜報火番軍一齊斬首畢，退回中軍帳。番將盛大海對衆將言曰：娘娘此等淫慾妄行，必然被宋兵所敗，我等若不早圖脫身之計，必爲刀頭之鬼。番將蕭士簡曰：宋兵四面巡查甚嚴，你我欲逃何處安身？盛大海曰：安南國與我國素通往來，今可逃往安南，暫爲藏身之計，是夜盛大海同蕭士簡領了本部番兵出洞，守洞軍十几自己軍兵，亦不敢阻當，放他出去了。且說安南國王名叫木奇大王，清早陞帳，見司馬空丞相出班跪下，三呼千歲畢。奏曰：宋天子差楊文廣爲帥，征伐南閩，城池已破，南閩王藍鳳高逃走，若察留此二將，恐閩王一絕，宋將必移禍於我國，豈不惹出干戈？若不容留，又恐失了前日兩國相和之議，此正是進退兩難之際，望丞相爲孤謀之。司馬空奏曰：臣有一計，主公

可將此腳經安在城外縣中，且勿與他相見，可令人到南閩打聽消息，若是閩王得勝，他差人前來我國，我等迎接於他。閩王必然大悅！若宋得勝，可請酒筵令閩將相見，埋伏斧手殺之。主公可修降書一道，及將首級解回宋營，楊文廣必然喜悅！此正爲兩全其美之計。木奇王曰：卿言正合孤意。可爲辦理。南馬營領旨，日説娘娘坐了中軍帳，一時着驚，齊番兵番將不知去向，忽見番兵跪下稟道：昨夜盛天海肅士簡率帶了本部軍士，望安南國而去。娘娘曰：貧女見我屢敗於宋將，是以逃走。待戰等候至更時分，等我單人獨馬劫奪。宋營，殺倒數絕，方顯法力無窮！趁夜娘娘騎梅鹿衝出洞外，在懷中取出一個葫蘆，愈禦咒語，倒出無數黑豆撒落地下，左手一指喝聲變，只見黑豆在地下翻滾數次。跳出數千鬼兵，直望宋營而去。將進來營，聽見神愁鬼哭之聲。一陣陰風吹起空中，走出幾位大將，將軍執戟，正是先鋒岳雲，又有高明余穆趙寧，各駕起陰風，降落宋營前追殺番兵。兩下大戰，只聽見一聲炮響如雷鳴一般，陰兵冲散鬼兵。懷恩提戟望妖婦便刺，娘娘舉頭一看，見懷恩顯聖。即時大驚，四處便走。懷恩進入中軍帳來元帥床前跪下，口稱孩兒懷恩拜見，眼中流淚稟曰：今夜妖婦起鬼兵來劫宋營，孩兒同衆將已經殺退了，但妖婦用草人射死孩兒性命，父親速提大兵爲孩兒報仇！懷恩又曰：今已五更了，鶴聲報曉，父親保重身體，孩兒去了，出營漂泊去。文廣在夢中大呼曰：吾兒言尚未畢，爲何出營而去。

，即時起床欲趕閩懷恩，一時跌落床下，恍惚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，時已天明，穿上袍子，坐中軍帳，衆將參見畢。元帥曰：昨夜夢見吾兒懷恩來帳前言說，妖婦往劫宋營，是他殺退，不知虛實，即令魂化出營打探，只見營前遍地是黑豆，甚爲奇怪！元帥曰：吾兒今日顯靈，同衆將陰魂殺退鬼兵，我想衆將生死一關忠孝，亦可名垂竹帛，吾兒叫我替他報仇，吾當從其所請，令妖婦淫心已動，番兵難敵，明日點齊大兵殺上飛鵝洞，捉了妖婦以報吾兒之仇。且說娘娘回洞，想今夜用法又不能成事，閑坐帳中，時閩王已知此事，忙出洞拜見娘娘，娘娘出洞迎接曰：貧女稽首了，不知大王到此有何見諭！閩王曰：孤聞宋兵勢大，娘娘敗陣，番兵已散，似此孤之性命難保！娘娘曰：主公不必憂愁，我此洞乃飛鵝之形，擂鼓吹角，問吾洞便能飛騰，宋兵縱有百萬，他亦無奈我何。閩王大喜！相別進後洞而去，娘娘點起香，二十名擂鼓，二十名吹角，宋兵若到此，你等可把鼓擂角吹，吾自有法力以退宋兵。再說文廣提了大兵，三聲炮響，殺奔飛鵝洞而來，到了飛鵝洞口聽見鼓角齊鳴，一時間不見飛鵝洞，只見空中一片黑霧罩住，宛然聽見有言語一般，並不知洞府何處去了。等候一日，並無着落，楊文廣收兵，回至帳中，十分納悶，一連十日俱是如此。文廣問軍師張趙胡曰：我看此洞乃是地龍所結成了一隻飛鵝，故此擂鼓吹角飛上空中，人不能近，此乃地龍氣所結，法術亦難以成之，若得一人暗投入洞，洞中之人無防，將飛鵝洞兩邊二座小山岡掘崩，飛鵝可破矣！但此時無賢士可去。李伯苗曰：此事惟吾可去。

之。張趙問曰：李先生腹內智謀，非孫吳莫及。此去定然成功。但妖婦淫心已發，可惜先生不到了。伊庵說道：尚未如意。李伯苗曰：多蒙元帥知遇之恩，無以爲報，縱便把伊庵剃去，亦所不惜。伊庵說道：成功，有以報效耳！元帥忙起拜謝曰：先生肯如此為國，誠爲百世奇功也。金科立即備酒送行，伯苗暢飲大醉，用刀割了胡鬚，入帳房打辦行裝，要往飛鵝洞而去，未知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扮道裝假意成住偶 識龍脈暗地掘飛鵝

時日，剃去胡鬚扮道裝。先生才貌悅金娘。飛鵝空有奇形勢。龍脈原來已掘倒。却說楊元帥備酒，在中軍帳與李伯苗餞行，停一時間出帳，元帥見李伯苗頭戴一字烏道巾，身穿皂道服，腳踏皂履，手執魚鼓，宛然有道家之態。元帥曰：先生這樣扮裝，果然有神仙之氣像。伯苗曰：我此去飛鵝洞百日之期，元帥就差精練軍士一百名，還帶鋤頭利斧，狗血繩物，齊飛鵝洞半山谷口埋伏，若有機會，吾當掘壞飛鵝洞兩廻，敗了他的風水，然後同小軍等暗轉回營。楊元帥曰：先生之言甚妙，事不宜遲，就此送別。伯苗登時拜辭元帥，暗從後營而出，轉行小路來至飛鵝洞口。對番兵說道：煩你通報娘娘說：有雲中山隱道求見，軍士入帳跪下稟曰：啓娘娘，帳外有一位道人求見。娘娘曰：喚他進見。李伯苗遂入洞中拜見，口稱娘娘在上，賀道稽首。娘娘舉頭一看，見是一位俊秀風流道人，心

中十分歡喜！說道：你是何人？到此有何事故？李伯苗曰：吾乃雲山地界雲南省隱道徐仁便是，因雲游海外，到此閒境，聞娘娘與宋兵交戰，欲投帳下，相助娘娘一臂之力！娘娘一見，春心已動，眼中流情，遂大喜曰：若得道長相助，吾之幸也。竟留半帳中備齋款待，是夜卽與娘娘同枕，約有十日之間，即令李伯苗爲軍師，督管糧草，番兵全然無疑，原來娘娘能知未來過去之事，因淫心大動，精神恍惚，故此失誤，以致李伯苗所騙。伯苗住了一兩月之久，不時在洞中洞口觀看地勢，巡察地方，以及出入門戶，番兵報知娘娘說：徐仁十分謹慎，辦事十分詳細，娘娘大喜，以爲心腹之人，因那夜三更時分，明日加晝，李伯苗暗至洞口，番兵喝道：你是何人？伯苗答道：吾乃徐仁奉娘娘之命，出洞巡查洞後，你們可速開洞門，軍士領命開放，李伯苗出洞來，走到飛鵝半山谷中，果見有宋兵埋伏，伯苗驚呼一聲。參問曰：何人在此？伯苗應曰：吾乃李伯苗。衆軍近前道：我等奉元帥之命，在此等候先生。李伯苗曰：你們可隨我來，宋軍應聲令，隨伯苗在飛鵝洞口而行，經兩個月，路徑已熟。即時先行引路，暗從右邊而來，到了一座外山岡，又令軍士將狗血穢物潰下，軍士一齊動手，先將穢物潰下，後掘起一條小水溝，連忙從飛鵝洞後偷過左邊山岡，又令軍士將狗血穢物潰下，再掘了一條水溝，分付回營，時已五更了，行近宋營，只聽飛鵝洞聲響，如雷鳴一般，左右兩座小山俱已崩陷，兩條小水溝流出紅水如血一般。且說金精娘娘在帳中安寢，忽聽見山崩地裂之聲，在夢中驚醒，連忙穿了八卦道袍

，隨坐中軍帳。傳令番兵點起燈球火把，四下查看何處響聲。番兵領命，點起火把，出洞外四處巡查，忽然在火光中，見兩邊左右二小山崩陷。連忙入帳稟曰：啓娘娘洞外二小山俱已崩陷了，娘娘大驚曰：左右二小山固乃是我洞中飛鵝三翅，今被崩裂，則我洞不能飛騰，但此二座小山，何以無故崩裂，十分憂疑，連忙在袖中屈指一算，即大怒曰：原來宋兵假扮徐仁，暗入洞中敗我飛鵝穴，安肯與他干休，立刻點起番兵出洞報仇。再說楊元帥是夜在帳中，聽見飛鵝山一聲響唬，如山崩地裂之狀，十分驚恐，令宋兵出營打聽消息。宋兵入帳稟曰：李先生同軍士回營。元帥大喜！迎接進中軍帳坐下，元帥曰：先生入飛鵝洞事體如何？李伯苗即將夜間掘陷飛鵝洞之事逐一說明，元帥大分喜悅！備酒賀功，酒至半酣，宋兵入營報道：娘娘在營外討戰，文廣大怒！領兵出營排開陣勢，娘娘拍鹿冲陣罵道：你宋將假扮作野道，混入洞中，敗我飛鵝穴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，提劍便砍，文廣便欲挺鎗敵住，身邊閃出王文龍大刀擋住，大叫妖婦勿傷吾元帥；我來也！兩下刀劍交加，戰上二十合，娘娘在袋中取出金磚祭起空中，一片金光，從王文龍頭上打落馬下，娘娘又舉劍直冲宋陣而來，張趙胡執劍敵住，喝道妖婦！你今日計窮力竭，還不知死麼？娘娘亦不回言，執劍便砍，張趙胡接住，戰上十回合，娘娘祭起打神鞭如蛟龍一般，望張趙胡打下來。趙胡看見將金龍一拍，騰起空中逃走，元帥看見舞起金鎗，望娘娘挑來，娘娘舉劍相迎，戰上十合，娘娘在身中抽出打神鞭祭在草中，望文廣頭上打來，文廣着驚，回馬便走。

第十八回 收法寶攻陷飛鵝山 領殘兵敗走蝴蝶洞

只道一詩曰：仙姑聞請出蘆蓬，圍住飛鵝四面攻。法寶破收山又陷，遠逃蝶洞悄潛踪。
打神鞭，得勝回營。張趙胡亦回營，取出丹藥與文廣食之，一時間藥氣沖入，三十六骨節立刻全癱，元帥令人收拾王文龍尸首，安葬飛鵝山下，妖婦法力多端，寶貝利害，如何抵敵？張趙胡曰：元帥不必憂愁，待我明日到蘆蓬請四位仙姑回陣，共擒妖婦。元帥大喜曰：大軍師所言甚妙，俟明日請仙姑出陣，必能擒獲妖婦矣！未知如何擒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走不及，背上被打一鞭，敗走回營，宋兵被番兵冲殺，死了一半，娘娘用手一招，收回打神鞭，得勝回營。張趙胡亦回營，取出丹藥與文廣食之，一時間藥氣沖入，三十六骨節立刻全癱，元帥令人收拾王文龍尸首，安葬飛鵝山下，妖婦法力多端，寶貝利害，如何抵敵？張趙胡至次早整頓衣冠，來至帳上拜見仙姑。何仙姑曰：亦莫非要請吾姊妹助陣，以擒妖婦麼？張趙胡曰：仙姑若有先見之明，敢煩仙姑相助一臂之力。何仙姑曰：你可先去飛鵝洞誘敵，我們在此處等候，以擒妖婦。張趙胡叩謝，下了蘆蓬，直至飛鵝洞討戰，番兵報知，娘娘大怒！領兵沖出，拍鹿冲陣罵道：張趙胡你乃我手中敗將，又敢來討死麼？張趙胡並不回答，舉劍便砍，娘娘舞劍相迎，戰上十餘合，張趙胡且戰且走，將近蘆蓬，只見四位仙姑騎飛禽出陣，各舉劍便砍，把娘娘困在垓心，娘娘抵敵不住，取出金磚祭上空中，望何仙姑頭上打下，何仙姑看見念動咒語，用手一指，將金磚收入袖中，娘娘看見寶具被他收去，又取出打神鞭祭起空中，從紀仙姑頭上落下，紀仙姑一看，取出乾坤圈，並

打神鞭拋上空中，一道光華亂捲，將打神鞭收在圈內，紀仙姑用手一招，收回乾坤圈法寶，娘娘大驚，忙跳出圈外取出一個如意圈祭起空中，紅光一轉，望丁仙姑頭上打下，丁仙姑取混元錦墜空中拋起，只聽得一聲響，將如意圈打成粉碎。娘娘大怒！在懷中取出月光珠，光亮亮的從白仙姑面門打來，白仙姑在腰間取出密婆袋，把月光珠一轉，只聽得一聲響，月光珠已落在袋中，娘娘大驚，將身一閃，只見金光一拂，不知去向，原來娘娘駕起遁法，敗回飛鵝洞，入洞見閩王曰：不意宋營中來了四位仙姑，法力無窮，難以抵敵，飛鵝洞已破，大王今可隨吾往蝶子洞安歇，方保無事，閩王無奈，同蕭炳梁玉出飛鵝洞，金精娘娘用簷子張，安在地土上，等閩王與丞相在任席上，娘娘念動咒語，用口一吹，只見一陣狂風吹起，縹縹繩綿，把閩王送到蝶子洞而來。蝶子洞王鬼月姑見閩王到來，即迎接閩王及娘娘入洞。行禮坐下，閩王曰：孤被宋軍殺得大敗，破家亡，無處安身，幸逢金精娘娘相救到此，欲借洞中之兵，以退宋朝人馬，未知如何主見。鬼月姑曰：吾洞亦屬大王所管，但是洞中之兵不成人體，又屬軟弱，不能抵敵宋兵，恐失了不妥之計，願大王思之。閩王曰：鬼月姑不肯出兵，十分憂慮。娘娘曰：大王且看數日，蝶子洞若是不肯出兵，待我往見吾師挑花聖母，求其下山，擒伏四仙姑，餘者宋兵雖多，亦不足懼，主公且勿憂慮，閩王無奈，只得暫住安身。再說四仙姑見娘娘遁去，遂轉蘆蓬，張趙迎接坐下。

何仙姑曰：妖婦變化多端，難以收服，待我寫書一封，令宣娘前去雲夢山水簾洞借照妖鏡，

夏天羅地網方可收伏此妖。大王仙姑曰：姐姐所論甚善！何仙姑即時寫書一封交與張趙胡，回到宋營稟知元帥，文廣大喜！將書接了，入後帳見木桂英宣娘稟曰：孩兒奉仙姑之命，有書一封，要托姑娘前去雲夢山水簾洞借天羅地網及照妖鏡，宣娘喜悅！將書接在手中，拜了嫂嫂，出了宋營，借土遁離雲夢山而去，不一時至雲夢山收住遁光，舉目一看，山水清秀，鶴鹿成行，松竹清幽，真是仙家之所，至水簾洞立在洞口等候，一時間只聽得洞門開了，走出一位道童，頭纏仙髻，來至洞門外對宣娘曰：你莫非宋營楊宣娘麼？宣娘聽了一驚！向前作揖問曰：仙童你何以知我名？仙童曰：我師父昨日在洞中打坐，說今日中午有宋營宣娘到洞借寶，吾故知之。宣娘曰：煩你通報。仙童曰：隨我進來。宣娘來至蒲團前，王禪老祖出位相迎，分賓主坐下，王禪老祖令仙童獻茶畢，言曰：我此寶亦皆過了一劫，分付仙童進丹房取出照妖鏡，及天羅地網交與宣娘，宣娘拜謝老祖，出了水簾洞駕起遁光，望宋營而回。未知借此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逃東海水蝎現原形 放金精仙姑饒死罪

詩曰 天羅地網一齊施 正是金精授首時 姑念講情聊免死 仙家原本是慈悲
却說宣娘不一時來到蘆蓬收住遁光，入蘆蓬見四位仙姑，行禮坐下宣娘曰：弟子奉命到雲夢山借寶前來復命。何仙姑曰：妖婦法力多端，變化無窮，甚難擒伏他，今日守在蝶子

洞，洞主鬼月姑不肯出兵相助，必不敬禮於他，妖婦必然忿怒！又要逃往別處討救兵，若被他逃脫，則必有一場大戰，今可存蝶子洞口排下天羅地網陣，等他出洞即將天羅納擒他，不至被他逃走。丁仙姑曰：此計甚妙，宜速行之，何仙姑令紀仙姑守南方，白仙姑守東方，丁仙姑守西方，宣娘守北方，自己守中央，令張趙胡騎金龜抱照妖鏡四處照看，分付宋兵一千在陣外圍住，恐蝶子兵出相救，再說金精娘娘在蝶子洞中，見鬼月姑不肯出兵，又不禮敬，他十分大怒！暗對閻王曰：鬼月姑怕宋兵勢大，不肯相容，大王可忍耐幾日，待曾道前往桃花洞，拜求師父相救，方可脫此難，閻王曰：孤家在此洞中姑坐針毡，望娘喜！娘相救出洞，即時駕起遁光望東而去，不意已入天羅地網，只聽一響雷響，天羅地網一開，上接三十六天，下接七十土地，四面現出銅牆鐵壁，妖婦誤入此陣，如鳥之入網，魚之上鉤。乃大驚曰：吾自恃法力無邊，悔不聽師父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禍！連忙拍鹿望東而逃，只見紀仙姑騎金鵝，向前喝道：妖婦你今日休想活命了，提劍便砍，娘娘舉劍相迎，戰上十合，必紀仙姑在八卦袋中取出天罡尺，祭上空中，金光閃閃打下，娘娘大驚，大鬼小魔曰：妖婦走那裏去？提劍便砍，娘娘舉劍敵住，戰上五合，丁仙姑在腰間取出混元鎧，祭上空中，紅光一拂打下，娘娘大驚，回鹿望西而走，白仙姑看見，祭起降魔杵打下，娘娘

着驚，從空中回鹿望北而走，宣娘提劍敵住，戰上十合，宣娘祭上繩仙索，娘娘大驚！從空中飛起，何仙姑看見，暗出紫金鉢蓋祭上壓下，在娘娘頭上罩下，華光萬道，雷聲一響，娘娘頭上被打一下，墜落梅花鹿，死在陣中。何仙姑曰：妖婦已死，衆姊妹可將天羅地網陣收了，即時念動咒語，發起掌心雷，四仙姑將天羅地網陣收了，忽然娘娘是瓦宮出一道白光，起在空中，地上屍首不見，化了一隻水蝎，望東方而走，張趙胡在照鏡中一見天蝎追趕前去，免生後悔，四仙姑各騎飛禽趕來，至了一處，只見海水茫茫，乃是東海水蝎從海中而入，四仙姑連忙下了飛鷹，何仙姑念動咒語，把紫金鉢蓋拋落海中，變成一隻毛蟹，精，騎上毛蟹壳上趕來。紀仙姑將一枝白蛟劍念動咒語，把紫金鉢蓋拋落海中，變成一隻毛蟹，一條獨角蛟龍，即時跳在蛟龍背上趕來。丁仙姑將葫蘆拋下海中，念動咒語喝聲變，只見葫蘆化一隻大烏龜，即跳上烏龜背上，烏龜展開四足趕來。白仙姑在手袖中取出一石子，拋落海中，藏在水面草中。且說梅花山碧幽洞桃花聖母靜坐蒲團，開慧眼一看，見一陣怨氣從東海蟬，藏在水面草中。且說梅花山碧幽洞桃花聖母靜坐蒲團，開慧眼一看，見一陣怨氣從東海而來。歎曰：我非不忿師徒之情，致你如此受辱，因你犯吾三戒，致你今再如這般敗事，已至此，吾當出洞相救，不然必受輪迴之苦，吾心甚是不忍。隨令仙女看守洞門，聖母出洞，驚起雲光，來至東海果然見娘娘已現出原形，正在危急之際，聖母連忙取出手帕一條，

放在海面，用手一指，化出一畝水田，以爲娘娘藏身之所，聖母在雲端之內以待四仙姑；再說四仙姑齊趕來，何仙姑舉起雄雌劍，紀仙姑舉起白蛟劍，丁仙姑舉起斬妖劍，白仙姑在五彩祥雲之內，四仙姑拱手曰：聖母請了，未知聖母到此何事。桃花聖母曰：此金精娘乃是吾之徒弟，因他下山之時，吾有分付，叫他依從吾戒，一戒淫慾，二戒殺戮，三戒師徒情分，心中十分不忍，故此化出一畝草田與他藏身，你等又十分追趕，欲盡絕其性命，吾心何安。仙姑若不相容，貧道情已難捨，就在東海邊上，與仙姑戰過高下，這時休怪貧道無情。四仙姑齊應曰：娘娘不守清規，敗壞紀綱，自恃法術，殺害生靈，逆理亂常，非但惡陣，陷沒天朝福將，我等無奈下山破了殺戒，亦是不得已耳。今聖母欲將他收回本洞，我等安有不從之理，聖母請了，我等各回仙山而去，四仙姑拱手作別，撥回水勢，望東海岸而去，桃花聖母見四位仙姑已去，卽時念動咒語，用手一指，就把手帕與娘娘原形收回洞中，駕起祥光，至碧幽洞口收住遁光，進入帳中，把手袖展開，倒出蠍在地上，聖母念動真言，吹一口仙氣，只見水蝎地上在連跳數次，依舊化成金精娘娘，桃花聖母責罵一聲，就禁入八卦爐中煉丹，不許出洞。再說四仙姑駕走禽，回至東海岸邊，各收法術，駕

解

第二十回 丁慶緣衆仙回洞府 帶捷表狹路遇奸臣

詩曰

金精收伏了塵緣 稽首軍門謝衆仙 各回洞府雲端去 忙即差人捷報先

却說楊元帥同張軍師宣娘木桂英等，迎接四仙姑上帳坐下。何仙姑曰：今日姦婦已去，蝶子洞不用費力了，此處非我姊妹久居之地，今閩方已平，就此告辭，各回洞府。文廣木桂英宣娘張趙胡李伯苗等衆將一齊拜謝，四仙姑起身出營，何仙姑騎紅鸞，紀仙姑騎金鵝，丁仙姑騎彩鳳，白仙姑騎白鶴作別，駕起祥雲，各回洞府。宣娘又將天羅繡及照妖鏡，送打蝶子洞之計，至次日點起魏化呼延顯楊懷玉焦廷貴，提兵三千，攻打蝶子洞，洞主鬼月姑聞報大驚，即時請出藍鳳高來至帳前曰：吾洞中軟弱之兵不堪交戰，今娘娘已死，宋兵欲來攻打吾洞，我想此事，乃是大王貪心過度，欲奪宋朝天下，打了戰書，致大宋天子大怒，調兵問罪。此是大王自惹一場是非，以致損兵失將，大王自作自受，不可連累我蝶子洞。一洞生靈性命，不能分說，令番將韓閩王及丞相一齊驅出洞口。閩王無奈，方出蝶子洞，至宋營，呼延顯入帳稟知。歐元帥，未將在蝶子洞口已擒閩主，及左右二丞相，前來請功。

楊元帥大喜，將藍鳳高押在囚車。解往福梁城，以待南京候聖上發落，卽將蕭炳梁玉斬

首先元帥曰：蝶子洞畏我兵威，不敢抗逆，將閩王君臣逐出，本帥想來，可寬其罪。未知軍師意下如何？李伯苗曰：元帥所論兵法甚合，正是元帥威德並行，至次日蝶子洞鬼月姑令番將哈里李率來宋營進貢降表。元帥大喜！收了貢禮降表，令哈里李率回蝶子洞報知閩主，隨傳令明日攻兵，轉回福梁城，衆軍一齊歡喜大喜。至明日張趙胡曰：貧道蒙元帥知遇之恩，相隨征閩，今閩方已平，元帥大功已成，貧道就此告辭回山。楊元帥曰：本帥自從得了軍師，指教多方，其功非小，今閩方已定，正好同本帥回京受官賞，以報相助之恩。張趙胡曰：貧道初遇元帥時，不過只願相隨元帥平閩，以報知遇之恩，高官厚祿非貧道所願也。即時下帳拜謝。元帥眼中流淚，不忍分別，張趙胡曰：元帥不須心煩，來日京中再會，貧道騎了金龜作別，回鳳凰山金剛洞而去。元帥即令大兵起程，押了閩王望福梁而回。兵至福梁城，孟定國出城迎接，是日在城中大排筵宴，慶賀功勞，此時楊元帥在福梁城駐扎大兵，四方番兵聞知，無不傾心歸附。安南國木奇王聞閩王被擒，十分驚恐！隨召司馬空丞相上殿曰：閩王被擒，宋兵大獲全勝，現文廣頓兵福梁，不肯回兵，必有犯安南之意，卿有何良策？司馬空曰：前者南閩蕭盛二將逃來我國，恐走了消息，被宋將得知，文廣必提兵來犯我國，誠有不便，莫若宣蕭士簡盛天海，來朝令刀斧手，將二將斬了首級，令人解往福梁城，又差官一員備降表貢禮，前去元帥處投降，文廣必然喜納。木奇王曰：卿言甚善，依計而行，隨令一百名刀斧手在銀鑾殿下，隨傳旨到城外驛中，宣蕭士簡。

盛大驚異，二人聞宣來至銀鑾殿朝見，願我主千歲千歲！木奇王曰：刀斧手何在？刀斧手忽然突出，將蕭盛二將斬了首級，用木匣藏了。差司馬空爲使，帶降表貢禮，一路上直望至福梁城而來，不一日來至福梁城下，宋軍盤詰畢，方報知元帥。楊元帥即刻喚入，司馬空丞相進入中軍帳行禮畢。元帥曰：你是何人？到此何事？司馬空曰：我乃安南駕下左丞相司馬空，奉正主之命，進下降表及貢禮，兼南閩逃將蕭士簡盛天海二人首級前來投降，望元帥許納。元帥曰：丞相在館驛中安置，待奏聞聖上請旨定奪，停兩日又見遼羅國哈里國，俱畏大宋兵威，俱來進表納降，元帥即拜本奏上，遂令楊建忠轡本往京，楊建忠乃楊文廣族姪，即時奉令帶十名軍士拜辭。元帥曰：現在各邦在此等候聖旨定奪，將軍以速乘輜餉後擁基齊整，轎內坐着半位官員，生得狼眉大目，見了楊建忠，令軍士前來相請，建忠相隨進府，十分猜疑不定，那官員接楊建忠至書房坐定。言曰：將軍奉旨平閩，可是南閩平復了？楊建忠曰：南閩已經平復了，奉元帥之命，有表進上，不意來遲，聖上業已退朝，未知大人却是何人？那官員曰：吾乃當朝太師張茂是也。原來那張茂就是當年要害楊懷玉，後被潞花王解救，奉了天子，將他革職，後張貴人日夜在天子面前哀求保奏，仁宗料張茂心已改過，又漸漸陞，他今居太師之職，此時對楊建忠說出名字，建忠聞是張茂。

十分疑惑，就哭辭別。張茂曰：將軍差矣！此時朝中之事，即外邦表章，均歸老夫辦理。今將軍所帶表章，又是緊要之事，莫如就將表章交與老夫，隨即入內廷奏知。聖上便可發付與將軍回轉南閩，豈不爲美！建忠曰：此乃末將本分之事，焉敢有勞太師。張茂曰：爲人臣者，既掌鈞祿，爲國家辦事，將軍之事乃國家之事，豈誣有勞之甚？建忠聞張茂之言，句句有理，兼卑詞禮貌，認以爲實，竟將身中黃包袱解開，將表章交與張茂，張茂接了回入後堂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忙令家人備酒在花園望月亭，又點二十名壯勇家人在花園中伺候，連忙回到書房，請楊建忠入後花園，建忠來至後花園，只見酒筵豐盛，建忠作驚問曰：多蒙太師欲代末將奏聞皇上，爲何欲飲酒？張茂曰：老夫乘早入朝，至此一刻方回，尙未早飯，腹中飢餓，令備小酌與將軍共飲一杯無妨，建忠無奈坐下，與張茂共飲。張茂曰：老夫隨即入朝奏知聖上，將軍不須疑惑，共飲一時久。建忠見此光景，心中十分展轉，忽然想起昔日欲害楊懷玉之事，心下一時着急。即起身對張茂曰：老太師既不肯爲末將轉達天聽，可將表章交還末將，明早奏聞可也。張茂曰：我有一計，欲求將軍，將軍若肯依老夫之言，保將軍富貴不少。老夫昔被楊文廣之子懷玉革職爲民，想來無計害他父子，金水橋邊今日偶遇將軍，見將軍這樣打扮，定是南閩代表來京，故請將軍到此，欲將本章收藏，假寫書信一封，說文廣自稱南閩王，令你帶書前來，暗暗搬了家眷往南閩，因你盡忠報國，不肯與反叛之人同謀，故在老夫衙門出首，要害文廣一家，保將軍富有千鐘。

第二十一回 害忠良張太師匿表 搜府第包相國伸冤

詩曰：奸佞施謀起毒心，理屍匿表把冤伸。楊家非籍包公救，只恐功成禍又臨。
却說張茂將楊建忠令家丁縛了，聽候發落。張茂曰：從吾者釋放，不從者立即死，楊建忠歎曰：不意今日墮於老奸賊之手，就是一死也是爲國盡忠，豈肯從奸賊之惡毒？張茂大怒！令家丁用馬鞭拷打，又分付建忠此來必有隨從之人，恐漏消息，你們出去假意說。太師賜他們酒食，引他到後花園將他們灌醉，隨從之人一齊害死，方絕後患，家丁領命出府來尋，且說建忠隨從之人，見建忠入張府許久，並不出來，牽着一隻千里駒，自早至上午未食草料，飢餓亂跳，一個軍士名叫王世文，對衆軍卒言曰：此馬飢餓難管待，我牽到青草之處，與他食草，你們留幾人在此伺候將軍。內中有四人言曰：五人在此等着，我等同去，立即便回，四人同王世文牽馬到城邊青草地上，將馬放了吃草，觀看景緻，五人觀之良久，想將軍進張府諒亦回轉，王世文對衆人言曰：你等在此看馬，我到張府衙門打聽

楊文廣平蠻

七八

即起步望張府而來，誰想此五人牽馬而去，只見張府家人來叫道：楊將隨從之人，你將軍現在我太師府中宴飲，恐你們飢餓，分付我們帶你們一齊到後花園，果見酒席豐盛，五人向前快食快飲。不覺太醉，足酸手軟，被家丁縛了。將五人拋落古井，以絕禍根。且說王世交來至府前不見五人，心中作驚，不知將軍出張府否？姑且在此等候，有人出來問甚消息，停了一刻間，只見張府一老家人從內而出，提酒瓶，王世交到了照壁後忙進前一揖曰：敢問老伯，方才有一位好善從不害人，若閼到別人，性命休矣！我實對你說，此楊將軍與太師有隙，今日自投羅網焉得能生。方才有五個軍漢，太師用酒灌醉騙他入府將五人害了性命，你若是楊將軍跟隨之人可速逃，不然性命亦難保全！王世交聽見一驚，即拜謝老人家，舉步望城而來，對四軍士說：俺楊將軍入張府已經害了，我們是帳下一小卒，焉敢與太師作對，軍士一聽，各人深懼，牽了馬匹望宣化城而回。不意包文正公日落歸鄉耕農，至中午回城，至宣化門將入城門，見有幾個軍士牽一匹良馬，銅鈴安轡俱全，係是軍中之馬，包公在轎中，看見喚隨衆人可將只幾個軍士，並此匹千里馬拿下，趙虎應聲領命，向前拿了幾個軍士並馬，餘者王入混走出城，包爺回府即時點鼓升堂，令將此兩個軍士拿來，軍士至案前跪下，包爺曰：你兩個叫甚麼名字？答曰：我王世交。又一個答曰：我乃陳文豹。包公曰：你二人

出城何事？王世交曰：我乃京城外七十里住居，身充禁軍，因入城辦公回家，有失迴避，望大人赦罪。包公大怒曰：何在吾案前尙敢如此胡說，此十四千里馬鞍轡銅鈴一色俱全，明辨遠方來將軍所騎之馬，想來必是來京暗做綱往。你尚敢假詞脫罪？你將此馬是何人所騎，此人暗藏在何處，好好實說出來，免受重刑；分付取夾棍來，兩邊答應一聲，猶如雷響一般，走出幾個黑黢黢的大漢，將夾棍拋落地下，王世交一見，三魂飄蕩七魄浮浮，叩頭曰：小的特願鑑招。包公曰：你實招來。王世交曰：小的本是京城軍士，隨楊元帥出征南閩，今南閩已破，閩王被擒，元帥頓兵福梁城內，番邦各國畏元帥之兵威，俱各納表授降，進貢獻物，元帥不敢擅專，差楊建忠將軍星夜帶表上京，奏知聖上請旨定奪，來至午門，聖駕退朝，轉身回金水橋邊，遇着張茂假意相敬，賺入府中，竟欲謀害楊將軍，小人詳察開恩，伸其冤屈！包公曰：此詞是真，令將二八監押在府中。且待明早奏聞天子，又恐楊建忠今夜遇害，隨令張茂迎接堂中坐定。張茂曰：丞相墨夜到吾敝處，有何事故？包公訓正色曰：聞太師謀害楊建忠，望太師放出。張茂曰：老夫衙中並無楊建忠。丞相休聽外面小人之言，黑夜私搜大臣府宅，明早你裏我面君，朝內訴知聖上，你之罪亦不小。包公氣得虎鬚直竄，不由分說喝道：手下衆人與我搜來，民壯點起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，將張

府四處搜尋了，尋至後花園有五個屍身在枯井內。包公搜尋明白，即時上轎回府。那時文武各官俱盡知，潞花王府中也知道了。至次早五更潞花王入朝，文彥博呂子寧張茂王文源等出朝迎接。潞花王至朝房坐定，王文源曰：未知千歲今日上朝何事？潞花王曰：吾聞得張太師欲害忠良，今日上朝觀看天子如何處置。張茂在旁低頭不語。少時包公亦來，進了朝房拜見潞花王，口稱千歲。潞花王曰：卿奉身，可聽見景陽鐘鳴，龍鳳鼓響，仁宗天子駕坐早朝，乘公卿跪下山呼萬歲畢。仁宗天子道：賜坐身侍立兩旁，忽見包公出班奏曰：臣啓陛下，臣昨日奉旨出鄉勸農，至日午後回城，將入宣化門，忽見有軍士牽馬一大匹，行跡可疑，臣拿府中審問，正是平閩大元帥楊文廣差的楊建忠到京送表至了午門，小分拷打，欲絕其命，又將隨從五人盡行拋落枯井而死。經臣審驗，有憑有據，臣昨夜先訴聖駕回宮，楊建忠欲回館驛，路逢張太師假意誘他到府中，將楊建忠縛在花園望月亭，十分拷打，欲絕其命，又將隨從五人盡行拋落枯井而死。經臣審驗，有憑有據，臣昨夜先訴搜尋太師之府署，舉走漏風聲，張茂跪下三呼萬歲畢，仁宗開言：朕未嘗虧負於卿，卿何其奸詐至極也。張茂曰：臣昨早朝回家，至途中遇了楊建忠，臣與他有一面之交，請他到臣家中備酒筵相待，不意楊建忠酒性猖狂，將老臣玉杯金盤，盡行推落在地，臣一時怒氣沖心，未及奏聞，先將楊建忠拷打，臣之罪也，臣該萬死，望陛下詳察，未知仁宗天子如何發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施國法奸佞充車 詔班師英雄封爵

封功燕賀頌皇仁

時曰：害人終害自家身，國家何曾赦佞臣。此曰平南脅洗甲。
却說仁宗聽了張茂之奏，即宣楊建忠見駕，侍衛將楊建忠扛至金階下。楊建忠曰：臣受髡打重傷，不能俯伏，就此山呼我主萬歲！仁宗曰：卿酒筵中辱罵大臣國戚，醉後將玉液水入鑊污毀，擅打大臣，何其無狀太甚也。楊建忠奏曰：臣自奉楊元帥之命，日夜兼行，來至京中，焉敢有飲酒之理，臣到京來至午門，聖駕回宮，臣意欲回館驛，路遇張太師問臣情由，請臣到府，他說代臣入內宮轉達天廷，臣又想此表章乃要緊之事，十分大喜，將表章印交太師，太師將表收藏，假意寫書一封教他假意出首，楊元帥自稱爲閩王，令臣前來搬取家眷，欲害文廣一家性命，臣想不忠不義之事，雖死亦不從他，太師一時大怒，將臣細懷玉性命後，又聞楊文廣之子懷玉欲充爲先鋒，張茂即殺之，幸遇臣打獵回城，方救回。欲提兵征閩，有楊文廣之子懷玉欲充爲先鋒，張茂即殺之，幸遇臣打獵回城，方救回。性命，此係實情；獨不思南閩強悍之國，以楊文廣之勇謀，尚且血戰十年，方能平服此國，張茂乃一介書生，誠不自諒，今又胆敢欲報私仇，而害國家大事，論罪應夷三族，以儆世，張茂俯伏金階，只求性命，仁宗心難，欲赦張茂，不敢啟齒也。仁宗曰：論

張茂罪該萬死，念其奉君有勞，免其死罪，發往領軍。張茂謝恩！仁宗即令禮部王德用代詔往閩，令將閩王解京，及藍鳳高正法，其小邦番國俱推其投降，諭今文廣擇吉班師，德用領旨，帶了從人即時起程，望福梁城而來，又降旨令陳百祥管押張茂，同家眷即時起身，望南逃發。包公跪下奏曰：臣未奉旨，先搜大臣宅府，雖是有功，無罪，將功抵罪，理當革職。仁宗曰：卿在朝有建大功，爲朕分憂，有罪何來。潞花王曰：包拯爲人忠直並無私曲，陛下可革其職罰俸可也。仁宗傳旨：包拯未曾奉旨，先搜大臣宅府，罰俸四角，包公又奏曰：張貴妃屢向陛下求陞其父，必欲內外串通，陰害忠良大臣，不能無罪。仁宗天子聞奏：心中着了一驚，卽對包拯曰：張茂奸與貴妃何干，卿太過慮了。潞花王曰：昔日張茂已經革職，若非貴妃在陛下面前提議解飾詞，蠱惑聖聽，張茂今日，焉有太師之職，張貴妃不能無罪矣！仁宗無奈，傳旨將西宮張貴妃貶爲鳳美人，送監陳琳接旨，進入西宮宣讀，張貴妃謝恩，忙換了服色，眼中流淚到慶陽宮而去。慶陽宮宮女連忙引張忠在包府答應，包公又出銀五兩，令備棺木收拾五個軍士尸身安葬。再詔楊文廣在福梁城，忽然宋兵來報曰：聖旨到了。楊元帥連忙排香案迎接聖旨，至德用在案前宣讀詔曰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將軍閩外之寄，軍行殺伐之威，爾楊文廣奉旨征閩，旣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朕十分喜悅。南閩王藍鳳高叛迹不臣，罪在不赦。着解京正法，其閩王家眷，

及各臣子家眷，姑且法外施恩，一體釋放，其餘各國小邦，准其傾心歸順，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；今南閩已平，卿可班師奏凱，到京之日受封高爵，欽哉。

楊元帥謝恩畢，然後備酒款待王德用，酒筵中楊元帥問及楊建忠代表進京之事，王德用曰：楊將軍幾乎被茂所害，幸包公察出情由，奏聞皇上，將張茂充軍，楊將軍在包府調養；元帥曰：若非包公相救，吾家性命休矣！十分感激包公不題。且說楊元帥收了各國貢禮，打發來使各回本國，卽將閩王家眷及各臣子家眷一體釋放，以示恩厚，傳令將南閩王藍鳳高押上囚車，準備明早起程解京。至次早三聲炮響，大軍動身，元帥令尚書王彬鎮守福梁城，催勸人馬望汴京進發，所過州郡俱來迎接，不一日軍兵到了汴京，將軍馬扎在城外，楊將軍同衆將進入皇城來至午門，皇門官上金階跪奏曰：臣啓奏我主萬歲！楊元帥奉旨征閩，得勝班師在午門候旨，仁宗大悅！宣進楊文廣至金階跪下，口稱萬歲，臣楊文廣見駕功勞浩大，卿可將功勞冊呈上來，朕自當論功升賞，朕今傳旨賜宴在顯慶殿與卿賀功，令文彥博包括相陪慶賀大功，酒至三杯，楊文廣在殿前跪下謝恩。又奏曰：臣奉旨征閩，損失大將甚多，臣之罪也。仁宗曰：卿忠心爲國平服南閩，何罪之有！至陣亡衆將，朕當賜廕封襲，令其子孫爵之，以答其報國之忱，楊文廣連忙謝恩。仁宗次早上朝，衆文武山呼萬歲，仁宗宣楊文廣同征閩衆將至金殿聽封，楊文廣領旨率領衆將金殿階跪，山呼萬歲。

仁宗令禮部官開鑄，號曰封。

楊文廣爲平南王

楊懷玉爲威遠侯

王定六爲靖南侯

呼延顯爲忠勇侯

孟定國爲定南侯

楊建忠爲信勇侯

焦廷貴爲安南侯

魏化爲歸順侯

張趙湖爲護掌教大神仙

楊唐爲昌寧侯

何仙姑

楊宣娘封爲郡君一品夫人

紀仙姑

白仙姑俱爲無量大德仙姑

木桂葉封爲郡君一品夫人

方飛雲小姐封爲一品夫人

金蓮小姐亦封爲二品夫人

蕭上容小姐封爲二品夫人

追封

岳雲封爲忠勇侯

余德爲輔翼將軍

楊懷恩爲無敵將軍

王文龍爲輔義將軍

馬殷封爲輔勝將軍

高明爲輔順將軍

趙寧封爲輔德將軍
其餘一班偏裨將佐俱受封加職，財有陣亡將士均一律追封，其陣亡軍士之家，俱一體賞恤。

，令將南閩王藍鳳高押出午門外斬首示衆，又令將福梁城所得銀兩，俱分賞征閩軍士，其餘明珠寶器收入庫中，又令楊文廣到教場祭奠旂纛，及陣亡將士畢，大排筵宴犒賞三軍。

回到無佞府優游飲酒，以樂天年。